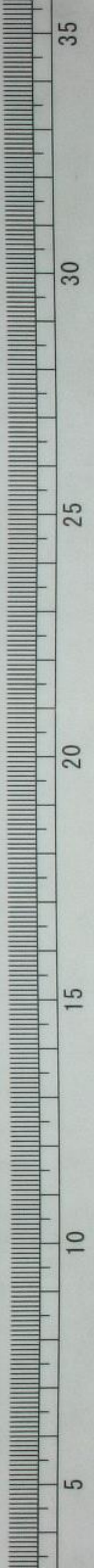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122
2



文庫11
D122
2

010190552875

牧庵集卷五

元

姚

燧

撰

記

武陵縣重修虞帝廟記

昔司馬遷由病孔子所傳宰予五帝德帝系姓儒者或不傳故于唐虞夏紀曰帝嚳之子帝摯立而弗善崩帝放勳立舜名重華禹名文命既弗深攷二典三謨之書曰放勳曰重華協于帝曰文命敷于四海曰允迪厥德皆虞史贊堯舜禹皋陶三聖一賢之辭且以天下相傳



事孰大是堯不曰重華曰汝舜舜不曰文命曰汝禹則
舜禹之爲名章矣後千有餘年孔子稱德三聖止曰堯
舜禹又况紀自戾其言乎前乎堯者帝嚳帝摯後乎禹
者帝啟帝仲康中獨堯舜爲非名豈坐信五帝德帝系
文耶二篇見大戴記孔安國家語無帝系其五帝德雖
小異文亦止曰堯舜禹故後儒辨之以文命爲禹名則
敷四海爲何事而皋陶不名允迪鏡是則紀所名之非
名又章矣或曰孟子放勳殂落屈原陳詞重華者皆非
歟曰不若是也今之君子于大賢之不可字者猶以鄉

邑齋居命之况三聖乎其遠而不斥擇贊辭而號之亦
厚德之至也如必其信百世而不惑舍孔子焉折衷奚
以惟帝舜崩葬與二妃事他經于書鑿柄者多虞書曰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崩未知地
也至孟子始曰舜卒於鳴條鳴條在安邑甚邇蒲坂以
避堯子南河之南例之帝固未嘗遠所都也然虞書實
百一十年孔安國以爲百一十二年自今積之詢考底
績三載陟帝位二十八載喪堯三載在位三十三載薦
禹于天十七年而崩所謂三載皆再期耳由置底績在

徵庸在位之間故多書二年猶未大遠紀以爲二十以
孝聞三十堯舉之五十攝行天子事五十八堯崩六十
一代堯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
疑是爲零陵總之纔百年鄭元則徵庸二十爲句攝位
至崩共五十年總之亦百年與紀皆不足十年如紀則
舉之十九年無所事攝位九年喪堯三年爲天子四十
年元則登庸二十無所事攝位喪堯三十年爲天子二
十年宜唐孔穎達皆排而謬之又大戴止言葬蒼梧之
野家語則以爲陟方岳死蒼梧之野而葬故紀遂曰南

巡狩不知薦禹十七年之中當三巡狩帝皆親之耶獨
崩年往也如皆親之禹何爲哉崩年往也于時百一十
年矣必將以歲二月柴岱宗岱宗之去南岳何啻踰五
千里吉行五十車埃風而舟濤瀨者不曠一日百日而
始至焉是獨勤身于數千里不勤心于萬幾倦于九十
三而不倦于百一十年也檀弓亦云舜葬于蒼梧之野
蓋三妃未之從也元以爲帝嚳帝堯皆四妃舜無正妃
故止三妃以天子之女不爲正妃則正妃將待何人爲
哉屈原九歌謂娥皇湘君女英湘夫人君與夫人固有

別矣君非正妃矣穎達乃傍牽晉皇甫謐帝王世紀以實之曰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霄明燭光癸比山海經作登比皆不知爲何說也秦皇南浮江至湘山祠而風問博士湘山何神對曰堯女舜妻葬此大怒發刑徒三千人赭其山而謚云葬衡山雖不同地可徵于帝葬而未之從王逸不詳未之從爲不耐合而曰帝征有苗二女從之不及道死沅湘之中又曰墜于湘水之渚固已自二其說且有苗已來格分北而竄之三危矣豈侮帝老復逆命耶其煩六師投帝以艱禹

何爲哉又二女者在釐降時或上下少帝十歲方幼艾也至是崩年皆嫗然而聃矣中原無急變帝何爲不及將二妃二妃何爲不及從必追之而取道死水乎由遷則祀由逸則戎輦翟筮之非盛舉也觀後世匹帝者雖甚幼艾率土之臣莫敢不母未聞既母率土之臣八十餘年而後世猶女之又帝系曰舜娶堯子謂之女媿氏然堯伊耆姓陶唐氏子而不係其父而別氏焉皆不可以理究者也二妃之祠湘中原世云然亦尙矣哉惟沅洞莫知所始嘗火于宋民雷立倡郡人復宇之宋德夫

爲郡病其專祠二妃而遺帝始大其宮而合食焉皇元
大德之元僉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司事李僕庭詠按
部常德夏六月一夕洪水驟至平地尋丈幾冒城郭乃
率曹牧諸君日夜行水戒民具畚築登陴以捍之發義
倉積下其估以廩餓人不足則勸富民出穀以繼水去
今左丞相方平章湖廣省侯請曰常德爲郡岸沅之東
古人虞水齧城當其衝波西南爲二石壩延袤里所尾
入江中順導其勢以遏東潰罹此暴漲盡根株去大浸
稽天四縣槩及其實土爲防者宜盪而無有遺餘也可

乘農休急務修復以倉粟備役人則民必舒困于今而
功亦賴垂于後也丞相是之民利得食爭日赴程工不
踰時眾作斷手乃謁帝祠而告成功見其椽棟庭墀傾
落蕪穢詰牧守曰明詔有曰聖帝明王其令有司歲時
致祭今乃若此甚非陛下欽崇禋祀之旨宜帝不顧享
而降此大沴也其議完之五通爲鬼經禮無文祠顧宏
麗妍縟其撤而資其材爲門五楹殿三楹行宇五楹寢
三楹兩序八楹爲老子法者李道昌主諸鎗鑰旦望祝
釐別爲宮以居其徒三清殿三楹兩序六楹歲德眞官

殿皆一楹民之聳觀十其舊矣後三年其郡官民多侯
奉詔之恪恤民之勤而禮神之虔也求記所由嗚呼惟
帝之名載諸六籍而不泯泯日月在天未加其明岱華
在地未儕其高與穹壤相終窮者世則知之前帝諸皇
功斯人者太昊帝春炎帝夏黃帝土少昊帝秋顓
頊帝冬既分五辰而司之與穹壤相終窮者世亦知之
以帝之功何斯皇之弗若而况乎過 其爲明神左右
上帝幹元化以順行四時或乘雲御風省方下土福善
癉惡于斯宮與穹壤相終窮者理所固然也嗚乎知哉

故燧惟列夙疑而未瑩者首之未敢少及法程萬世人
倫之至者之德之如何也

汴梁廟學記

自魯哀公十六年當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歷
六國秦漢至孝武卽位之年辛丑爲三百四十年其間
而知者纔司馬遷一人而止耳旣編其年與夫言行出
處之槩爲世家又爲弟子傳載其居里問對與夫經事
何君又攷知其少孔子幾何歲是書皆孔門弟子與孟
氏所未著其有功聖門眞非淺淺哉然猶病夫時有不

一其說不可參伍者也世家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弟子傳則曰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夫既曰身通六藝矣雖未盡合聖人爲教之本然而猶有所指名也其曰受業身通竟不發爲所通何業亦晦焉而已耳又曰皆異能之士聖人爲教于以修敘彝倫而容異能者于其間孔子自言七十有七人則七十二人者誰後是五人耶其爲傳亦多淆雜而無次先顏回曾參而後無繇蒧固已戾于明人倫其甚誤至以闕止子我爲宰予又曰孔子之所嚴

事者于周則老子于衛蘧伯玉于楚老萊子于鄭子產于齊晏平仲于魯孟公綽孔子于公綽止稱其不欲與優爲趙魏老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其他不足孔子者亦多也老萊子書今存其爲道術尙黃帝老子爲聖人所與者不經見子入太廟每事問况老子周守藏室之史問禮則有之使及見其書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已不知道德仁義禮根于人心之固有而視爲世降之不同未必不見黜于孔子况爲其道乎哉惟蘧伯玉寡過未能爲不悖于聖學故與

之特深至漢文翁圖石室列之七十二人中亦可灼其非師而實弟子云晏平仲者如遷之言足以暴其人賊賢之罪何也夫人既嚴事乎己苟于學術之僻歸宿之差何害于明告告不爲止則隨以不屑之誨始盡夫師弟子之義焉當欲封孔子尼谿之田乃說其君景公曰儒者滑稽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爲下宗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爲俗游說乞貸不可爲國盛容飾繁登降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非所以移齊俗而先細民也若預憂一旦代有齊政惟懼醜詆之不力焉

夫善交久敬報人嚴事之道者固如是乎哉先儒嘗疑晏子尙儉墨子欲貴其道取必于晏子之言不然何爲亦見墨子之書而遷辯之不明也又自敘曰儒者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博而寡要勞而少功由是知二語者非必一出晏子乃遷薄儒素定於胸中不易者也遷嘗適魯徒觀諸生以時鄉飲大射其家迷眩於規規節文之細低徊不去以爲是足盡聖人之道斯正經生博士之汨汨以皓首者也豈聖學爲己之切致哉故燧有功于遷而亦有是數者之恨况又甚惑未盡

祛于今者也孔子卒哀公誅之子貢以爲非禮至漢平
帝始封諡褒成侯宣尼公蓋王莽假善以收譽將遂其
姦謀也後魏孝文法之諡文宣尼父後周宣帝封鄒國
公唐高宗贈太師僞周武氏封隆道公元宗諡爵文宣
王宋眞宗加元聖後易爲至至今遵之焉有若以自生
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誠是言也雖極天下之美諡猶
不足萬分一盛德之形容斯燧發其目而不深言者一
也杜預春秋傳敘曰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
天而云仲尼素王邱明素臣又非通論也斯言爲獲聖

人之心而後世王之堯舜二帝也宰我以夫子遠賢堯
舜何王之不可居然後世天子之子有功之臣皆曰王
以孔子之聖卒下比爵於其子臣誠不知其可也斯燧
發其目而不深言者二也其享配諸位善乎柳宗元序
道州廟碑曰從于陳蔡亦各有號言出一時非盡其徒
也于後失厥所謂妄異科等坐祀十人以爲哲豈夫子
志哉後之時進顏孟並孔子南面別躋曾子以足是十
人于非夫子志中之又非者而江之左又進曾子子思
並顏孟別躋子張于曾子之舊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

由子思而視曾子又師也子思孔子孫也弟子于師孫于祖坐而語道者有之非可並南面燧知四子已避讓于冥冥中不能一日自安其身一堂之上况又祀無繇戲鯉于庭其失至于崇子而抑父又非遷之爲傳矣夫爲是學官將以明人倫于天下而倒施錯置于數筵之地如此奚以爲訓又在在之廟皆泥像其中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爲主以祀聖人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爲之郡異縣殊不一其狀短長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盡

善亦豈其生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曩長安新廟成繪六十一人與二十四儒于廡畫工病其爲面之同縱人觀之而擇貴臣圖其上蓋肖今人之貌而冠以先賢之名使過而識者抵掌相語曰是某也是某也未見其起敬于他日顧先足來不恭于一時是邦如是孰必其他邦之不爲是一歲再祀第借位于先賢以俎豆夫今之人也其可哉曰是溺習之已然若何而變曰人臣有見上布是區區則可若夫議禮也制度考文也天子司之亦幸一旦遑于稽古之事學禮之

臣必有能策其一二得所當議者矣至元庚寅汴梁新廟成學錄劉元佐爲狀以其府諸公之意求記其由故燧首之以此其狀曰宋建隆中南宮城數里立太學後爲國子監金貞祐都汴國日益蹙大城少兵難守度中宮垣大城再城之監當城所經弗便也壞而徙之東南大城之下不及屋而亡皇元受多方始爲殿七楹亦廢宮屋也其制度宏麗爲天下甲壬子楊中書忠肅公來董括舟役又壞宮取材以其餘爲門廡至元癸酉故同知宣慰使袁裕時爲是府判官始構講堂于廟西神庖

于堂東鑿池其南勢如半壁瀟汴法之擬魯頌水殆足觀矣歲月滋久風雨騫屋困于撐柱自總管提刑悉指金割俸起新之總管則權輿于成某斲手于杜思敬其同力者同知胡某治中益祖判官完顏某推官姜某提刑使則閣閣都高某副使王忱僉事劉某始終五十餘年凡資畫十二官而後完富民佐財力以就功者又多也燧曰嗚呼亦易乎哉自今師生之講肄于斯其移學文之力而篤志于切問近思責其躬以成德達才而收夫化民成俗之功于他日斯不孤縣官待多士志矣是

雜錄集
卷五
十一
歲夏四月記

澧州廟學記

至元十有四年肇置諸道提刑按察司而澧在山南湖北道所糾郡二十年燧副使是道明年按部至焉拜瞻廟庭未嘗不病其爲制之隘陋也殿南閣曰六經因語校官張公綬曰易書詩春秋其繫定刪作實出夫子之手周官雖云周公之書冬官篇亡當以考工記與小戴記禮者皆漢儒豈可與是四經班而爲六且今四海禮殿皆名大成爲改書曰金聲玉振之閣後時議不欲諸

道糾郡者錯壤江之北南改爲肅政廉訪澧遂割入江南湖北元貞乙未居民不戒于火廟爲延燒總管是道者故鄂屯實魯將復之俾計吏最其學租直纔五千餘緡曰是所謂時誦而舉羸者也乃下令郡士在籍多田者勸之佐爲凡又得萬緡委材集工責校官李寓學正張子仁身敦其役而糾郡諸公如副使賈仁僉事蔣某姚某李庭詠郭貫凡至者必促其成功五年而落之其樵構則稽梓人之書爲四柱屋古者王居之制也惟太行一山似之故曰王屋重門周序講肄之堂合食之舍

庖廩之室燕遊之亭秩秩馮馮靡一或遺凡百有三楹
周以繚垣百三十餘丈雖未嘗身見然聞之談者舉以
爲可甲湖之北南諸州豈天者厭昔隘陋火之使改爲
耶亦偶然也又範金爲祭器二百七十有二竹木髹漆
之具三百有四嗚呼備乎哉然嘗思夫子之道之在兩
間無間治亂古今如饑食而渴飲夫婦之愚莫不由之
不可一日而離焉固不以廟之存毀而加污隆國家必
聚耆英俊髦教育乎是蓋須其成德達才舉而庸之以
立化民成俗之本也則廟學豈不甚有所關哉地以求

之衡之爲州南澧千有餘里南嶽在焉舜五載一巡狩
所也及誅四凶放驩兜于崇山實今澧之屬縣慈利則
放流之人顧居巡狩之境之內戰國時楚都南郢在漢
則南郡江陵澧去西南烏遼不二百里屈原之逐常行
吟者故九歌曰澧浦澧蘭則放流之所近薄修門是皆
不可曉知者澧于其時爲黔中秦欲以武關之外易之
楚方怒張儀謂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夫以甘心一人
甯棄地而不恤固以要荒鄙之也而今也料次戶口之
繁庶貢賦之征入澧則亞于長沙而近湖廣省治岳鄂

物類集 卷五 三
諸州不能半之豈天時風土有古今之變而人事亦隨以遷而異耶士四民一也民庶而士必眾洙泗夫子之居也士爲洙泗之言者也禮去洙泗西南將三千里非密邇也賴皇上仁不忘遠守土之臣視要荒與洙泗鈞然洙泗也燧嘗至其地焉戶不能當禮四之一戶損則士不多亦理勢然不知自今禮民沐士之化要荒而洙泗乎士不能拔民之溺洙泗而要荒乎要荒而洙泗正國家所賴以化民成俗者洙泗而要荒其身之不能成德達才何有乎推之人士是之思則居縣官所築之室

食縣官所樹之粟必知黽勉其躬圖報稱矣庭詠俾子仁求記所由興作于翰林學士朝請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姚燧大德己亥冬十有一月日短至書于鄂之南陽書院楚梓堂

崇陽學記

世祖御極之十有七年當至元十有三年宋平凡江之南財之儲府庫賦之產山澤者悉輸京師獨遺貢莊學田仍畀之學俾資教育後尙書用非人大網羅天下之利奪歸之官在庭之士子媒進取而不得者乃希其意

求分道鈎覈素所出入于職學之官責償其負而促爲期有關木而嬰咎者士窮不堪至圖其慘以上之帝聞不善也其人罪誅希意者亦竄廢詔還所奪至仁也皇上嗣聖申詔若曰聖人之道垂憲萬世其還正貢莊學田以爲釋奠完廟養老師生之廩之須至明也爲良有司昭觀兩聖崇植斯文之盛在在莫不作新廟學求稱宣化將仕郎主鄂之崇仁簿夏承祖書來諗曰是縣學官二十五年陳彘爲尹一旣完之于今七年可曰未久迨承祖始治事而入謁也上棟旁楹穿漏傾撓已窘風

兩承祖傷之乃割己俸爲邑士先萃其附而應者俾龔應旂葛公亮敦匠再完之積役傭二萬六千錢米不計也願鐵之石爲佐財著勞者勸曰夫究心此者徂國人習雅不識書忽不知爲也固文法吏急赴事功迂不知爲也非知學孔子知承祖者爲之責將誰在哉雖然簿在一邑惟筆朱墨鈎校出入其職其上有監丞焉壓抑者非一人也比其道行乎百里言信乎羣士越而出爲爲之而成功不制于同官其疆有力歟夏夏其難有倍乎昔尹之爲者嗚呼賢者也然以張山翁所記參伍今

書而惑焉始爲陳尹敦匠者應旂公亮也今而夏簿敦匠者亦應旂公亮也以兩君善于作室歟亦烏有苟于爲心而不固俾旋踵有今之隙不善作室歟于何舉所既敗者復使爲之而不固于後豈邑士爲才無兩君比歟將懲其不固于今奮然思改自必異前可不隳于後歟皆未足爲信也要也非作者之罪也守之者之不獲其力也夫人極其思而創之劬其躬而樂之美矣完矣舉以畀之職學之官而守之且屋以待風雨者也而風雨亦所以賊屋者也諒非一日可遽隳也亦必有其漸

焉雨罅而入微而視之曰未害也今日而不加覆焉風有隙而乘徐而安之曰未害也明日而不加塞焉月弛慢而歲因仍以及于隳乃咎夫敦匠者始苟于其事之致也嗚呼果苟于其事歟當佐陳尹之時勸其自捐凡爲楮緡二千一百可獨當學廩邑士之半曷若靳是而不捐不知于今峽教龔必勝漢陽尉葉桂發德安尉黃朝英壽昌山長徐逢午教諭趙泰來徐應奇葉常春與煥彭黃裳熊萃老子者之中其捐有多寡也予誠嘉其始終忠是學也非有故而私夫人曰非作者之罪也

守之者之不獲其力也嗚呼守者之不獲其力特不職爾其小者也甚者爲罪其間蓋江南學田宋故有籍守者利之私積其家或投水火以滅其迹使他日無所稽曰城下之日學吏持而失之也或曰其人死不知何歸也以幸迷誤久而爲己產一聞有司將加覈正反肆爲謗語訐揚其短恐之使不得竟又有身爲教官自詭佃民一莊之田連互阡陌名歲入租學得其一己取其九又有以己磽确曷所上腴曰故簿惟是至與學吏爲訟誡譴畧租入庾矣猶培諸生之堂餽畱者儒之廩俸而

虛爲之名以徵逐府縣而歸餘其室提學之司又繁爲文魚鱗而取之惟與求薦教職入賄爲市罪而去者相踵也嗚呼守以是曹譬如以狼牧羊不盡不止也或曰人之言曰髮有疾曠則冒之手有疾袂則蔽之子而記學不諄諄乎教養之道而惟慮發職學之隱非長者也曰上之膏澤斯士也如何而不善其職者屯之事有急此乎且始疾者猶先其標何也苛痛呻苦之所在也教養之道如三代以德行六藝賓興賢能漢舉孝廉經術而廷策之魏晉尙文辭猶不遺乎經術隋煬始專賦詩

唐因之雖置科明經而止乎記誦又有投牒自售之賤
貢舉之法熄楊綰李德裕極言其非宋神宗始罷之治
五經語孟哲宗復賦詩遼金不革者有我世父太子太
師公故實天子太傅公故楊昭文君議貢舉之法在皆
朝廷制度考文之事非州縣所得擅擇歷古所宜于今
而爲者惟得是說而爲鍼石庶已罪而未敢者聞之懼
其掩剽于冥冥而廷臣亦有灼見其然者知所悛也是
亦救失之一道也

牧庵集卷六

元

姚

燧

撰

記

聖元甯國路總管府興造記

至元丙子宋亡詔列諸道憲司于江之南建行臺揚州
以統之後由徙臺建康復徙江東道之治建康者于甯
國居有其府徙府于南倅廳二十有七年燧思土生文
軌混同之時亦千載之曠遇江山之形勝風土之媿惡
民俗之澆淳必一求觀遂浮洞庭亂彭蠡而東極海門

牧庵集

卷六

南折而至乎餘杭于之數者若盡得焉大率宮室園苑
土木工麗者皆將相侍從私居而公署皆苟簡取足朝
聽夕視而已大德辛丑余持憲節使江之東病其堂室
門廡凌萃風雨凜乎其將壓也既一改爲憲司且然則
府于倅廳者其牧皆取過目前以幸滿秩而去孰有爲
善後之謀一加繕完哉斯余所目擊者皇慶改元之冬
故平章政事子陳侯杞來牧是邦蒞事之初因慨歎曰
杞受明命以守此土統屬縣六戶二十萬地周千里可
十古公侯之國坐視府署老弊不治則爲誤恩乃倡府

僚捐俸爲的厚直市取府北民居通會同場以廣隘陋
圖其譙樓儀門廳以聽政堂以燕處廳翼兩室在居府
推左居幕府吏列兩廡架閣交鈔軍資諸庫與夫庖廩
各自爲所集郡豪傑授其成俾分爲之民用歡趨經始
明年之春役不三時如圖告成位置之序輪奐之美翦
然一新大饗落之闔郡之氓稱咨嘖嘖服其神速又闢
金光塞門經府前東直青陽門青陽之外雙溪夏秋暴
漲泛入民舍南橋植柱中流載板其上朔望謁廟踰此
千步始至余畏湍悍舍馬徒過一府僚乘馬示勇板陷

墜溺抱柱而免北橋壘石爲之水後齧去侯皆造舟爲
梁又新廟學百楹狀其事遣屬吏汪杓元盛天佑三千
里走郢求記其興作歲月將告來者因懸度之鈞大役
也廟易而府難蓋學校之設明詔每飭有司勉廟廟有
學田貢莊步泊歲入錢穀資廩師生猶有羨焉又且士
籍不雜民版無有賦役凡厥修營責使佐力夫誰敢違
府則不然雖牧欲舉有焉其連署則監郡焉同知治中
焉判與推焉下乃幕僚屬吏上下相司權分而不專動
必眾詢烏可一遺一或有言府無公須山虞澤衡皆有

例禁財無所于取也民不可擅徵而役也是非叢前利
害相傾又有以事不己出媚其成功歸美他人陰計撓
之以幸猶未敢率作上干風紀司風紀者亦非一官必
先以不可安居闔府諸官圖以改爲者口陳于堂足及
其家辯告往來懇切悃款少或旬時不得要領伺其肯
曰將審計而徐思之情有見從而始入牒俟其報可未
纔及民民小人也未知學道夫豈易使于出貢賦佐天
子邦經徵斂有期後則刑以隨之猶有頑鷺不時入者
矧出語言告之正所謂築室道謀者其怠忽前卻又不

物類集 卷六 三
可東之以威非禮致而誠格之使怵然有孚於中知義
爲如子之幹父蠱能是乎哉兌象傳曰說以使民民忘
其勞其不信然若是之難其強志一力特立而獨行者
事狀蔑有余以意求而知其勢必至理固然也繼侯至
者無徒樂其成蓋亦知所自哉侯雖昧其平生而先正
則及識之于朝觀其子之能仕又可得其教忠于趨庭
云不可曉者宣在勝國升州爲府反下取屬縣甯國爲
名不嫌于重又金光則唐長安都城西門今猶仍不變
焉不知何時取稱于此故併及之

千戶所廳壁記

我元駐戍之兵皆錯居民間以故萬夫千夫百夫之長
無解城邑者其有統齊徵發之政無文移惟遣伴銜言
至受命大帥或依高邱曠野爲律以行此近代之故事
也克略蘇卜實君長千夫洛陽鳴皋山下繇祖暨身三
世矣舊集其屬恆卽佛宇神祠不然于其私居聖皇中
統以來制度寢備官始有品祿始有秩統齊徵發之政
一信于書故君得以斂是一軍之祿買田爲廨門以表
堂堂以聽事廡以居吏儲書有庫閱射有亭數十年苟

物類集 卷之二
簡之弊一朝而新又思居乎此者必有所箴警始不敢
弛然而怠故書堂曰居敬亭曰觀德由未識余千里走
書于鄧以其友乃滿子堅爲先求記其然余聞其知學
周公仲尼之道者爲告之曰今夫人過祠廟必聳肅起
敬如有精神魂魄在其上而立其傍者何哉由夫平居
無事之時未嘗敬也使平居無事之時恆有上帝臨汝
之心則兩間百神其尊且大孰有加于上帝雖日過祠
百千而心與敬一不待有所起而無不聳肅矣敬實聖
人傳心之至言而學者由狂躋聖之基豈惟五典賴是

而惇以及應事接物無有外此而能中道者况軍旅之
事尤在能敬孔子所慎齊戰疾與夫臨事而懼者也敬
乎敬乎其可斯須離而弗居乎或曰射于何而觀德曰
若知夫鑑也明足以燭鬚髮塵弃之久或步仞而不見
邱山此無他用不用之分也惟兵亦然五兵之長莫長
弓矢至不仁之器也王者用以威天下則足以芟暴亂
而仁元元逮功成治定而無所試必世之間老將宿兵
日益耗亡膏梁統袴之子制外閫焉無賴惰窳之人備
前驅焉不幸卒有狗吠之警使其曹出而禦之而能必

其康靖乎古人見其然故歲訓而時講之于鄉射蓋東是不仁之器修之于俎豆之中雖有頑鷙弗率之人相漸以禮而相摩以樂不敢萌啟邪心知尊君親上而易使于一旦此先王維持太平之宏綱大經也其法主賓有送迎之拜耦繼有上下之比弓有橫卻兼弣弛張之度矢有摺挾順羽拾取之儀行有鈎楹相左之章揖有當階及階當物及物當福及福取矢卒取矢之數衣有袒襲決拾有說翻有舉偃籌有奇鈞而侯有去負司正有請誘作命之目燕饗有獻酬酢旅之節奠饌有豐糾

過有扑日出卽事窮日而休必強志勉力之士能無衰墮以有終否者或取恥一庭也故曰可以觀德行惟志乎復古者可與言此而君以國人不在禁挾弓矢之科宜于貫革尙武之射何待夫試閱始閑其技其名是亭欲納是身于禮樂以觀德一方其有見于維持太平者在此而不在彼也嗚呼其知所務哉然天下萬事皆出吾心而有本有文居敬本也觀德文也合堂與亭記之夫豈二道歟

忠勤堂記

皇上立極曾未踰月詔建儲宮位其下者院因裕廟之
舊惟簷事肇置宮師府首以六傳統中允洗馬庶子文
學舍人學率更司經合椽屬將百人由無廨舍惟會佛
宇後以不足聳民具瞻下令發官帑爲緡二十餘萬有
奇市人私第爲府居無幾時病其事少而員夥也罷黜
之六傅之開府者聽于其家徙家令舊隸簷事者治是
府令丞文者將侈其美名堂忠勤李昭文溥光書扁楣
間賜酒燕樂之下令俾集賢大學士姚燧爲記燧曰大
哉爲名臣之居其職而職修授以事而事治惟忠以盡

其心勤以致其力焉耳然二者相須忠內也非盡其心
則不能本以爲勤勤外也非致其力則無以見諸行事
而實其忠禹湯聖人禹臣虞克勤于邦舜賢之湯臣夏
爲下克忠伊尹明之然非忠之至勤之極也不可曰克
兩聖則然下兩聖者宜如何哉先民不曰賢希聖君之
職臣未嘗不以賢官之職其官者亦未嘗不以賢自居
不聖焉希焉可冀其克萬有一稽唐六典家令出入乘
輅車具禮儀先諸官以尊祭祀賓客供酒食以爲獻主
今則增劇頌凡隸官之民與捕獵鷹師綿戶稻田自安

西河南遠及成都秩登三品總管者五府與典樂一司
降一品者嘉醞一司又降一品者典膳典設典幄三署
與供用一庫七品者兩都柴場在他司則聽于朝而視
于夕其會與歸猶有恆時是司則不然由供奉之近也
出納之富也呼召之煩也需索之星火其急也故傳餐
于晝而夜更直始不失其應焉且時有規切酒食歲上
旬遠郡味色變者徒勞生重焉啟止勿進亦可謂居職
而修授事而治盡其心而致其力其于克也亦庶乎哉
抑又聞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爲今令丞夫旣若是將

必久是必階而升後之來者或曹隨蕭規則爲無負于
居斯堂苟或劣焉非獨見貶于月評必且速戾于官箴
矣且爲記令六人庫克岱穆爾圖老哈特穆爾張君讓
三閭薛處敬惟庫克岱官通奉君讓三閭正奉三人皆
中奉丞二人科爾羅尉遲德誠朝列經歷完者都從仕
都事法哈魯克都閭士芳皆將仕其年至大三年其歲
上章闡茂其月餘月其日下弦乙酉云

舊德堂記

初太師淮安忠武王戡炎趙于江南也詔濟衛士萬人

爲突騎以盛軍容而撓敵敕游江陵澧州之郊及南紀
平卽割二境萬家之民江陵纔十之二澧獨居八置府
松滋不關中書惟領宥密歲集其賦待以分賜衛士而
毛君巨源實爲總管李君德隆經歷宥密大德乙巳制
以兩君易地爲之巨源旣入而德隆出或疑德隆舍是
要津而甘爲人制聽命于外會燧歸自西江相遭于鄂
從而問焉則曰吾家自遼世居緡山距先塋木蘭山甚
邇爲堂吾鄉將時溫清奉晨夕于膝下大人以嘗主澧
陽簿有田車渚顧慕忘歸今則不能畱家弟守舍而來

復養願名斯堂成夙志焉且示其先太保忠愍公祔葬
興太師功德二石幢記前記作于乾統壬午載太保諱
傑以言斥死忠憫其道褒末具三茅官西京馬軍都虞
候銀青榮祿大夫檢校刑部尙書行左千牛衛大將軍
開國男佺沼州刺史銀青榮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
隴西縣開國男徹朝散大夫守少府監知儒州軍事騎
都尉賜金魚袋開國伯偓後紀則乾統丙戌不載太師
何諱其文有曰自保甯統和迭承重任徽太師由食舊
德益部時爲桂州管內觀察畱後檢校司徒兼侍御史

騎都尉開國伯惟易將部銀青自若也儒州則保信軍
節度使廬州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傅
御史中丞騎都尉開國侯嗚呼世有以金石刻辭爲溢
美無刺或失其事實忽不之信曾未究孟子雖無武成
之血流漂杵然亦不遺失二三策而取之則于金石豈
不可以若是觀矧由以得何代何地何歲何人何爲者
匪細益也稽之以史乾統海濱王之始元十年爲天慶
又十年爲保大五年遼亡保甯景宗之始元統和聖宗
之始元推後記上之至保甯己己實百三十有六年可

考而知太師暨孫三世四爲公師者非金石爲賴耶則
保甯而下奕葉垂芳珪袞蟬嫣失爲何人者豈不益可
慨也其曰桂曰沼曰廬皆中夏之州遼非其有必是取
名因見其不忘南伐者儒近幽州唐末所置然名之不
可常者惟郡國而山川或終古有不變夫旣曰居邇木
蘭則緡山豈故治耶可重感者其地當居庸交衝經遼
金皇元三易代之兵子孫不去其鄉尤曠今無有者古
之人曰爾祖爾思以取法于人若不若本其家之功也扁
顏舊德奚以尙之君復請記余曰君爲憲山南按部歸

也余敘其行矣作孔子廟于澧新虞帝廟于鼎也余碣其成既三矣其于顯親之孝勵學之力繩愆之嚴恤民之隱禮神之虔亦既言之不遠矣今又記茲人無謂獨私君諛善者君曰昔人有愛吳張旭書者虞得無從甯受健訟之名每干其判狀僕其公言區區瀆求豈不亦若是乎遂相視一莞而書

遐觀堂記

長安城西二塗西北通咸陽王公之開府于此與西南北三陲之使冠蓋之去來樽俎之候餞者所出行旅之

夥不列也西南入鄠抵山無所適貲乃令承餘則田夫樵婦與城居有墅于郊者所出斯固已可爲倦遊而休仕者所託廬矣二塗同出其相遠無幾何而喧寂異然亦可見利勢之在與所無也鄠塗之北距城不數里則宣尉張公之別業規園其中築臺爲堂崇袤尋丈縱廣十轍清風之朝長日之夕四方勝槩極目千里凡秦漢隋唐之陵廟池籞由人力以廢興可弔而遊可登而覽者在所不取其高上如華陽終南太白嵯峨吳嶽岐梁之奇峰絕巘爲三輔之鎮窮古而有者皆環列乎軒戶

之外而臥對之几席之上余曰遐乎觀哉古人堂者多矣其壯有加于此乎使誠有耶雖風摧雨剝于千載之上亦宜略存阨然之迹可尋于今今則東板以載之負畚以輿之以是知無因于前而獨始于公也今我與公屬觴乎此夫豈苟然哉百年之身其有幾何是及賞其成而不及憂其敗也及樂其完而不及悲其毀也後之時或風摧雨剝于千載之下有登吾阨然之迹者曰嘻斯何世何人之爲公名不旣壽矣乎公笑曰吾何嘗期如是之久哉第擇君言與吾堂稱者卽名曰遐觀蓋記

諸余曰公通介貴臣也請與之言臣可乎古之人惟見危受命者故得守節仗義殺身成仁之名乎可見無死而死猶爲徒死而傷勇然則出處之際死生之所關死生之所關善惡之攸歸者莫大於爲人臣使不遇存亡危急之會亦未嘗不以明哲保身爲賢斯揆道歸義之臣所能也嘗聞之望諸君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九原可作將無謂秦無人也今之仕者吾不知孰爲道義之臣能志功名者亦鮮矣志富貴私身以毒世卒離尤而蹈禍者駢首接踵也是于計功謀利之間

且有不能况揆道而歸義乎哉究公平生嘗吏民矣嘗
治兵矣亦嘗持憲矣忠炳日星而難不辭于湯火氣吞
湖海而信不移於邱山視竹帛之書鼎鍾之勒恆有晚
古人薄前世不足爲之心以故在庭之百辟山東數州
秦蜀九路之氓瀘雋荷旃方三千里之獠孰不聞其名
而奇其才沐其愛而懼其威年五十二竟以許國盡瘁
而歸鼓舞僮奴千指而食其力甘自儕于匹夫讀書以
教子飲酒以樂賓將終其身非熟爛世故遐觀一代之
表者能是乎哉蓋天下之事觀遐則先識先識則幾矣

雉兔之不能搏人誰不知之突起道左或失聲辟易而
喪其常守以其卒然遇之也使前見于數百步之外無
曰雉兔雖虎兕之暴人得以爲備將不患矣斯不亦吾
堂言外之微意乎未易以語他人將惟公公名庭瑞
字天表至元癸未以太中大夫諸蠻夷部宣慰使致事
云又四年丁亥六月下澣日記

清風堂記

榮祿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劉公齊人也由左
右丞與副樞與今平章皆在于鄂視齊願爲寓舍鄂其

家焉肇基斯堂深廣崇庠題節繪飾勢與省夷嗚呼位
不極臣而爲斯則妄功不蓋代而居斯則僭有位以功
人則宜之求扁于太史公牛馬走爲賦尹吉甫頌仲山
甫烝民之卒章穆如清風者書曰清風世喜曰今之人
或不如於古使誠不如古人引與之匹固如所譏誠如
古人則引者非諛而匹者亦奚憾而多爲辭讓今枚觀
公其式是百辟者仲山甫也好是懿德小心翼翼者仲
山甫也不侮鰥寡不畏疆禦旣明且哲以保其身者亦
仲山甫也是其所同若夫補衮職闕于內出納王命而

爲之喉舌以賦政于外與四牡八鸞出祖而徂齊者則
公無也援枹鼓以前三軍北戍于龍庭西踐于庸鬻而
南鋤乎交之兩江百戰餘軀鋒鏑所劓發作無節與今
制地廣隕數千里敷施天子德澤使海隅蒼生無怨咨
于饑寒悉獲我所者復仲山甫所無也若是究思孰大
而孰多孰細而孰賢豈不易判乎哉然是堂也雖公獨
居其推是清風蓬蓬然戶至于南荒吹滌瘴癘使民下
濯薦瘥視徒穆如爲賜如何也或曰子賦尹吉甫頌仲
山甫者頌公其以尹吉甫自况歟走則曰尹吉甫之賢

走何跂及然以後妻撥蜂之讒逐伯奇而使履霜中野
世今懲之九原可作或聞斯言當一莞也大德辰在庚
子二月初吉

董氏立本堂記

立者顛之反也本者末之負也天下無無本之物亦無
不大之本其觀楹戈乎下繳則立下刃則顛繳大而刃
小大爲之本而小其末也語學則不然大顧其末而小
爲之本故天下本國國本家而家本身至于身則居億
兆人之一若是小矣要其歸也乃爲天下安危治亂之

關則身非獨本一家實爲本于天下故曰小者本之大
者末之然立本有道而非他立吾身焉耳矣孔子語孝
子之終節第立身于事親事君之後則立身者惟忠孝
之家爲克對而無著聞今評董氏者曰世將如漢絳侯
世相如韋賢家法則石奮以故十七年故商大參公爲
今中書左丞公時以翊衛指揮使書先正平章忠獻公
碑因扁堂曰立本嗚呼非知道者孰能名斯堂非篤道
者孰可居斯堂哉後十餘年上以江浙省臣處非其據
詔公來換之燧以士生皇輿一軌之時誠千載之曠遇

浮遊江湖求觀南紀禹迹疆理之暨相遭東吳見其圖
畫之敘措注之宜潔白之守任負之力有非喬木故家
漸涵庭訓上結主知者不能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
型孫叔子劣甚叔敖楚王思其先烈猶封之况託忠獻
遺體式穀似之者宜聖皇擢繩父武爰立作相也暇則
相語曰昔者商公特書扁耳時未堂也去年始落矣其
記諸燧思藁公鄉堂此以告苗胄固宜今是東吳忠獻
以大參左相兩嘗開府既薨公季父今承旨公又大參
乎是去位而公繼至一門再世之間三相而四開府矣

豈國家惓惓忠獻徇地是邦撫綏有勞非弟若子不命
出鎮不足以繫其民情然歟又益思夫董氏之大立本
忠獻忠獻之相立本東吳公不可不原爲堂於此也

仁知堂記

金溪危侯季梁舊家于邑闡闡之南湫焉得閱壤距其
居百步前有溪溪上有池可魚有園可花竹且宅于山
水之要有曰翠雲嶺者有曰卓筆峯者有曰僊山者嶺
屹嶠峯奇踴秀擢則山之峙乎前者也有自翠雲關而
發者有白石眼泉而溢者有自白面塢合流而來者透

牛屋集 卷六 六
迤委折自遠湊近則水之滙於前者也危侯自糾廬陵
歸始得以其俸之贏築堂以爲讀書之地左竹右水嚮
池面溪春則翠色龍蔥練光繚繞夏則濃陰四合陂澤
如秋秋則木瘦潦淨月焉而益清冬則水落石出雪焉
而愈絕殆人間希有之境也堂以仁知名雖取選詩卜
此仁知居之語而究其本始則亦自孔氏知者樂水仁
者樂山之訓發之夫動而無窮者水也知之達于事理
周流無滯者實似之靜而有常者山也仁之安于義理
厚重不遷者實似之夫知者豈必不山之樂而仁者豈

必不水之樂哉特指其動靜之似耳仁知四端之二人
所同有本無所輕重其生質則有近于仁者有近于知
者故其成也氣象似分焉如夫子則元氣不可名也如
顏子則可以仁言矣如孟子則可以知言矣雖然仁者
必知知者必仁不仁不足以爲知不知不足以爲仁非
知者不必有仁仁者不必有知也苟局于一不得謂之
兼體用矣紫陽夫子作精舍于武夷其堂亦名仁知其
詩曰雖無仁知心偶自愛山水蒼崖無古今碧澗日干
里夫無古今者體也日千里者用也危侯其亦有得于

此乎性之仁其情之發爲惻隱性之知其情之發爲是非充之則達德也危侯尹高安其治盜議獄緩刑或不快人意譏之侯曰吾非不能斷擊特非辜而誤則不可耳此心也其是非之正惻隱之眞乎充乎此言則知仁之達德幾矣顏之仁孟之知可希矣紫陽之仁知堂講道之堂也危侯之仁知堂亦讀書之所也必有得乎此矣故記之

牧庵集卷七

元

姚

燧

撰

記

江漢堂記

江漢南北之限也三王之德之封建嬴秦之力之郡縣漢氏則曰吾王霸雜兼封建郡縣而犬牙之是時無有裂幅員而自帝者繼漢始有之德不能以相高力不能以相卑雖皆畫是爲守而帝南者終不能北有尺地藉以一天下能一之者皆自北而南也故吳自帝晉平之

宋齊梁迭自帝以迄于陳隋平之宋自帝我元又平之
豈江漢能限世道之否不能限天運之通歟嘗合二代
而觀之以皇上之冠古無倫晉武隋文何人斯哉然非
有君無以開是功非有臣孰能成是功古今人不相及
而謀或一揆隋臣不道也晉羊祜首策平吳吳平而身
不及見武帝追念其功封其夫人萬歲鄉君于太尉忠
武史公其事差似蓋公自事潛藩嘗使經略于汴總兵
十萬屯田千里不專強武而惠信是敦耕商之民錯行
其疆不相賊殺有獲俘亡皆生還之雖鄰國臣亦許其

自負羊公者無慙德焉于時室曰江漢固已張吾雄噬
南紀之本皇上踐阼又以四聖元臣丞相中書燮和雍
熙者十有六年方將百萬之眾南伐至郢而疾詔他將
專制而還公于軍其詞若曰畫翦宋策汝也成功而疾
汝安何言誠有不諱碑汝之勲班汝之爵予不可必死
者之知能知之者非人與汝子孫耶四海聞之以皇上
歸平宋功于公之生已賢乎思祐于死及薨有今贈諡
又詔其元子格以平章政事行省湖廣季子彬宅端揆
于中皆相繼薨又詔中子杠爲中書左丞行省湖廣孫

耀以平章政事行省江西視封祜妻君萬歲鄉又何如也左丞今至無第于鄂完官屋以居謀名其堂燧應之曰斯堂也非專書訪而夕脩必將歲時奉嘗太尉其鋪張勞庸揚侈蟬冕報皇上而歸美必文爲聲諧之笙鐘侑其利成爲詩之名舍曰續江漢者他宜無稱于以格其精神魂魄乘雲御風陟降在庭必懌然曰始爲吾堂比此千里于時未踰江漢也後數十年吾子乃能尸祝吾于江漢庶其善成先志哉漢祖之誓功臣曰黃河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今由河而視江漢會

不得其三一河誠可帶江漢猶當爲襟計將來及吾苗裔者或終古而無究也必容與休歸不是去焉公日記之吾思不及者公字柔明以至元壬辰下車人見其不儉不及不豐過中恢乎有容屬屬乎敬坦以明也相語以爲託太尉遺體而得其遺風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其歲嘉平庚寅拙記

奎章閣記

臣嘗官外每聞詔下惟諭行省院臺宣慰廉訪轉運三司與職軍民之官讀已則還之中書或掌于行省院臺

廉訪轉運而宣慰與職民者省治之職軍者院臨之故
惟受其成文以行無有所掌三司中宣慰班最高諭所
及者猶無所掌况提舉學校五品居職軍民官下其受
成文以行無惑也然其治必居宣慰廉訪所治府州教
官聽其約束者其地與二司等此實世祖建元後故事
也二十五年始分降詔復江淮多士力役俾一提學自
掌其一由是師生鼓舞相語以爲平日論所不及一旦
與行省院臺廉訪轉運者同有是掌卑于名而尊其實
其勢反若居宣慰職軍民者上自十三年平宋後所無

北方人士聞之曰是豈獨無平宋之後列聖茲降所無
實興起斯文萬世之成規也今上皇帝當二首致意于
學校爲分降詔如世祖又加密焉其宏綱曰聖人之道
垂憲萬世其曰則還正貢莊學田爲釋奠養老完廟與
師生之廩俾有司舉其才德亦一提學自掌其一江西
提學臣王謙亨龍興教授臣葉聖時相與謀曰至矣聖
祖神孫之惠逢掖也復其力役旣富之還正學田以廩
其師生又教之俾有司拔其才德又庸之士生斯時何
其幸哉觀今掌詔者多隨印所歸祕之私家其完是六

牛庵集
卷一
經閣表曰奎章鏤櫝而丹髹之錦韜而金鏞之職教之
官日夕番直其下庶以遠褻而少致崇敬亦小臣報上
區區萬分一也請諸省臣省臣曰宜俾臣爲記臣聞虞
夏商周四代之書曰典也謨也訓誥與誓與命也爲體
者六詔有其五焉曰尙書所請近于謨誕播多方鈞平
詔爲法將來則訓俾職教臣恪以持則命先儒謂二典
者冊在刀上尊閣也今是重屋上以除風雨下以遠塵
涇旣翼矣金匱其上豈不加盛于刀孰曰非典也耶表
曰奎章敬以侈兩聖作之君師之賜且風厲是道方千

里之士使人人自飭責成德達才干躬云

南平樓記

天下有形便之地如衣之領身之項也在戰國世秦函
谷齊歷下韓宜陽魏馬陵趙井陘燕易水我守之足以
爲固敵有之踵不旋國隨以亡方地千里且然况楚之
襄漢爲南土六千里東南兩際海可出戰以入守之領
項乎晉羊祜之規以平吳梁蕭衍之資以襲齊無不由
此者也其甚惜者當顧成廟襄陽下矣守臣北人歌謳
思歸棄而弗戍使宋竊築關荆制闔因唐節度牙城南

門爲雄樓扁曰山南東道恃爲北鄙以扞天刑豈彼炎
趙九鼎時未淪泗耶世祖潛藩歲壬子嘗置屯田萬戶
府于鄧後易爲都督府又易爲統軍司戍兵積穀與襄
倚角凡十五年迺大集天下之兵又長圍六年而下之
其明年詔故太傅巴延公節度圍襄諸軍而濟以新師
南伐比其啟行實下申令斯樓旬月亂漢而南浮江而
東瀕岸之城迎下恐後雖驚風之振槁葉飮水之建高
屋有未易以喻其速者宋社旣墟循本以求高觀而思
則斯樓其南平之基乎後爲戍守故萬戶楊侯珪府之

治事其上歲久檐傾椽腐人之過之必仰視鞭馬疾馳
惴惴然恐瓦木之擊軋嗣侯萬戶顯祖謀新之賦竹木
瓦一軍或勸其聽省命或以爲役大作眾非盡歲成功
不能或教小易故敗無大槩修則應之曰事所義爲奚
省之白吾一軍三抽其一可不再月而落且材已集爲
苟完計羸將安施分有之乎吾不能爲就省罪其擅興
請身在之不以累諸君也副萬戶張侯塔塔爾岱亦以
爲然從而鼓舞之不盈一月而斲手嗚呼果哉大德蒼
龍辛丑端月丙午兩萬戶侯觴賓其上酒酣余起謂侯

曰是扁山南東道者勝國之臣所書豈堂堂皇魏煥之吾
元可仍夫人之舊稱乎其易爲南平樓兩萬戶侯臨受
曰甚善遂酌酬而楚歌曰繫南土之幅裂兮實三甲子
焉于茲世禮自其龍潛兮肇屯田于漢之湄夜火鼓之
千里兮書萬耦其耘籽蓄威武以積歲兮乃大濟以天
下之師三進夾寨而薄陞兮踰五檢乃下之制曰乘勢
可逞志兮亦猶鏃基之待時前太傅假以黃鉞兮卽襄
陽其禡旗將師景從紛如雲兮響龍虎之陸離曰受誓
于斯樓兮義聲先路而交馳齊千萬艘以奮權兮江永
之不可方思彼孱主度不能國兮組面縛而頸糜思就
是振古之功兮太傅固命世之雄奇匪世祖之神明兮
混庭臣偉論其疇知緬今在天之靈兮猶臣都而君咨
曰授神輿于今皇兮克玉執而盈持來萬方而臻百瑞
兮如舜恭已而衣垂諄口太史生斯昭代兮亦并坐而
天闕乏求金馬碧雞之才兮歌樂職其或宜書南平揭
之疊楹兮頌寶歷于無期兩萬戶侯無他言惟北向瞻
跂曰鼓鼙之臣知捐身圖報而已

滕王閣記

龍興卽唐之洪宋之隆興世祖賜今名以封裕皇者也故闢省乎是其治所及北始江而南際之西瀝而北盡乎人跡所不可踐者纔三分有一地不足並也勝王高祖支子而視裕皇爲世祖元嫡今天子皇考其位與聖又不足並也觀察非有是省之尊所觀察地已于八州亦無是廿有八城之遠之衆葺者支傾補敝故易辦非若今出錢隆福宮一瓦一木不階其舊悉毀而新之如是不變其名猶曰滕王閣蓋不欲求勝前人又以見太后之仁也嗚呼得恭記之其侈盛美當如何哉當如何哉今記者之遇閣之不遇也雖然事有可知不可知由可知言龍興距兩都數千里塗非乘輿所出尹府之臣圖閣上之亦必經聖覽或者裕皇在天從兩先王風馬雲車還狩八極過之而一息者人則不得而知也

三賢堂記

奉訓大夫知輝州司候仁以至元三十年下車奠謁孔廟已乃謂曰是州學宮堂而不陞簡陋至矣薦盟春秋何以稱百事之奔走籩豆捐奉爲勸鼓舞士民撤而改爲凡再闕歲殿廡門垣崇庠適宜豐儉居中旣嚴以翼

人之改觀可什百于誰昔矣又舉我先世父太子太師公故翰林學士承旨王公故中書左揆許公語州人曰之三賢者比股肱元首爲今聞臣毓德含休實在乎此白叟及見而談黃童所聞而知其可不祠乃以羨材爲堂三楹于殿之東像而事之元貞蒼龍丙申夏五燧以得告會燧徙葬先公于輝侯求記之燧曰古之人必其生也世之相繼情洽而道符功夷而德齊而後死可合食一堂也近世祀唐白居易宋蘇軾林逋三賢一堂而不揆其世不相及貴賤勢殊文章非倫孰與四皓之同

不臣秦同避漢之高帝而同應惠之招成功而同歸死而爲墓相邇同廟商於情洽而道符功夷而德齊也今以三公方之固不如是出處齊同若其平生之相與微顯之相後先同其大者有不得而讓焉矧成功反有過之者合而祀之誰曰不然哉然燧于先公也左揆也承旨也爲猶子爲弟子爲故人子親而尊之者也知道未嘗少及乎是由侯發之使人終始以觀反覆以思損其一則後其相與而失于遺也加其一則所志不相如而難爲輩也雖有善權人物者終亦不能推移其間蓋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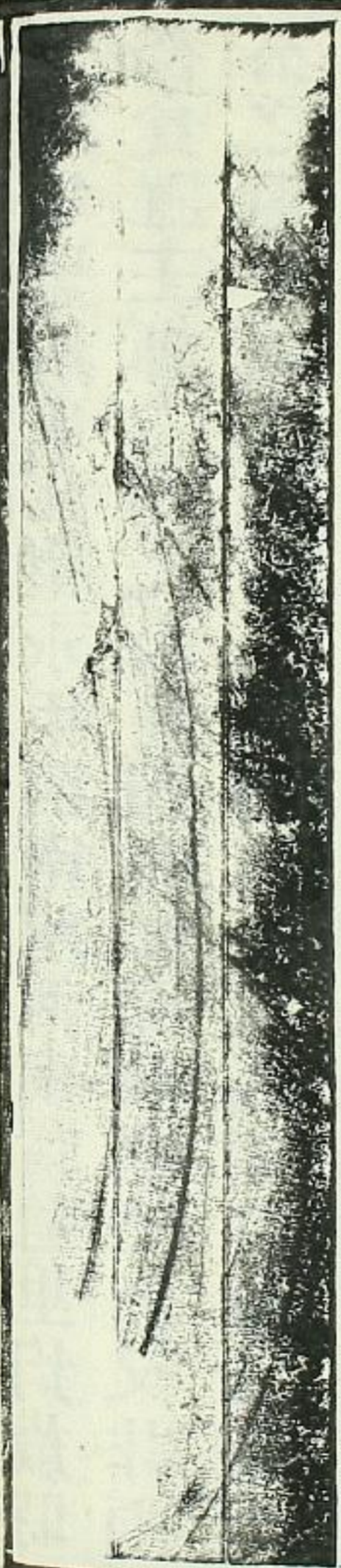
語友也先公生以辛酉承旨少一歲左揆少八歲齒固不大相絕吾姚氏營人先公生于汾承旨永年左揆河內于輝非鄉一旦聚居而爲寓公其處同也先公以癸卯來此而承旨已師是方後將以事趨燕盡前其徒假先公以所函文俾師之以無廢受業迨庚戌左揆徙家自魏方先公爲相卽其年無幾時先公出應世祖之招左揆獨留師是方其道同也先公中統建元之明年由嘗侍讀裕皇以東平宣撫使拜太子太師四年拜中書左丞卒官翰林學士承旨詳定禮儀事左揆之聘則在

癸丑惟居長安中統之元始召入對至元七年拜中書左丞以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去位承旨則由中統三年燭熵亂徵自海濱輦妻妾逃還濟南世祖忠之始召入對自講讀爲學士爲承旨去位一官翰林二十二年則左揆之相雖後先公而同贊元承旨之長禁林亦後先公而同爲代言其出又同也以語其學得聖傳濟人利物于干戈之際上說而下教贊神武以不殺開文物之先肇太平之基已裨巍巍之化進寸退尺拱而讓人與夫建大議決大疑不瘖結舌視身如捐觸試雷

靈與道德仁義化服一世扶植人極爲儒臣宗而不少
詭其守于正致君謀國不同爲道而同爲心其事載諸
國史燧與有聞不敢漏于爲言以告人者嗚呼君子用
世譬則治田不難于耰播而勞于齟根枿于荒世有以
是爲知言者然後可語三公之易地也先公以十五年
卒年七十八左揆十八年年七十三承旨三十年年九
十三其卒若以顯之先後爲次歟兩公遂其去位先公
獨卒官京師蓋由于久故請而不釋也與承旨不後者
此爲異焉爾今惟左揆葬其鄉承旨雖葬天平必時魂

遊永年是州東北望永年西南望河南實道里均歲時
合食雖主輝人則先公有田有私廟與墓此者又非兩
公之專于賓也又嘗思古者大臣死爲明神配食廟庭
于以左右先王陰隲下民者也或三公者將終古廟食
止一州乎亦從祀有時此起本也嗚呼二家子孫其無
忘司侯始之志焉先公諱樞字公茂號雪齋承旨諱磐
字文炳號鹿庵左揆諱衡字仲平號魯齋侯字毅夫觀
所事不濫而宜則守土吏民善于其職從可知也後是
年而三公同受贈諡先公少師文獻公左揆司徒文正
公承旨少保文忠公則記所謂從祀有時者豈不亦億

則一中乎大德辛丑
嘉平月戊辰肫謹識



牧庵集卷八

元

姚

燧

撰

記

喬木堂記

余讀孟氏書至所謂故國非謂喬木而謂世臣者每歎
漢之通侯其鼻祖頭蓬葆而手胼胝百戰以得之子孫
恃其有土與民相師非度傳纔一再罪已國除其善失
者坐耐金色惡而免耳幸後念功德世續之無幾何時
已復效前嗚呼尚何有于故國世臣哉今兼有者纔汪

氏蓋義武公以金亡明年乙未開壁天門山來歸而有隴西甘有四州之地介于羌渾氏涼之間將其眾首殘全蜀諸子顯者忠讓忠烈忠惠忠烈子忠肅三世五公忠讓推節其弟忠烈從憲廟伐蜀盡瘁死綏忠惠斬叛將燉煌忠肅擒叛王略畔國家皆恃爲西陲長城自外將相使牧猶甘有餘人名以世臣通侯而豈慚焉中統之末詔奪強諸侯之世其土者俾不得而有轉使牧州獨是一門父死而子以繼兄終而弟可及旄鉞相後先圭衮相焜煌自乙未至庚戌七十有六年襲守其土而

不變非列聖私之亦克終爲下有以致也嗚呼不曰故國謂之何哉校今名臣無亞匹者忠讓之孫懷遠大將軍莊浪路總管安昌求名其堂爲喬木且語其故曰國固不賴乎喬木以爲故然無是亦無以知爲故國何則其始也世臣樹之自夫甲坼而葉培而溉之而拱把不枉斧斤使得全其天年而後至于喬其極者可表以百尋不然世臣去之故國遷焉則亦何顏而存爲匠石所材資矩矱矣雖有條枚萌蘖之生樵蘇利之牛羊牧焉幾何不爲牛山之濯濯哉又所樹也南北異宜南方氣

燠葉旃旃然凌冬不解必春而新葉挺出而始隕擇其
喬也易故厥木惟喬書載惟揚南有喬木漢廣詩歌北
方氣寒木榮于春而夏以長秋而零冬藏之根生纔半
年隴西得金氣之先而寒逾蚤其遲于喬也逾倍他方
而史遷曰十年種木百年種德觀今十年纔拱把耳雖
乃鼻祖樹于種德之初至今七十六年未必能百尋其
百尋者非貫千歲不能以至君能知乃祖種德之艱亦
邁種之自身而子而孫而雲仍期百尋于千載之後則
爲國益故而臣之世數益多則喬木者豈不與故國世

臣相始而相終歟是爲記其年二月清明書于神州容
舍

遺安堂記

故上懷恩監州唐括君齊年友也以燧之生偶先兄命
之其不恙時嘗請記其遺安堂疾革猶促爲將啟手足
顧言其子師皋日記成當奠几筵以告嗚呼君欲鄙文
忍死以待而吾遲忽于操牘其眞負君哉追記之日時
有治亂故士有晦顯炎漢末世何時哉中原板蕩曹操
託名討賊挾天子令諸侯孫策再戰而有江東以故龐

公荊州焉依非依劉表蓋幸是方無有日尋干戈之事
爲避地謀耳及表卽隴上來候發不官無以遺子孫之
問故對以遺安表終不白其心之不欲臣已徒高其事
而去自今思之賦畝果可以盡天下之安乎是有二焉
有定在之安有無定在之安有定在則道無定在則義
猶權衡也加銖于兩則不安而仰徙石于鈞則不安而
頰且錯置輕重于尺寸之間而不安有是焉况大此者
乎三仁同事殷矣微子安去箕子安囚比干安死二老
同歸周矣太公安爲伐紂之師而鷹揚伯夷恥不聽其

扣馬安亦不可必人之安伊尹又異是焉方耕莘畝非
不安也及湯三聘遂任天下之重一人之身始終之安
自不能同者非易所謂時義者乎義之安可推移於一
時道猶規矩也哲匠亦止守此有不能捨以爲方圓如
君止仁臣止敬子止孝父止慈交國人止信非書所謂
安汝止者乎道之安可不易于萬世以君生平一官裔
夷呼噓毒癘不難爲往旣時其出至郡踰年而求終養
其親以歸擇有道俾師其子篤其成材與自汴而鄂安
而能徙又時其處臣責塞子職供而父道周矣其安于

道義者何如君嘗深思乎故于先民歌哭聚族之地揭以是名其意以爲取之古未若師之今與其法之人未若本之家然遺必有受師泉其受者也年方壯矣好學有譽其行于家旣如君之孝其親者孝其親其聞諸鄉又如君之信于友者信于友推是移忠他日有不能如君事其上者事其上乎君見龐公之策可施其時未可施是家於休明之世也大德龍集辛丑十月記

壽萱堂記

至元十一年旣詔大軍南伐別遣宿衛之臣將突騎萬

人出荊州爲之聲威大將下鄂東岳湖廣諸軍謀方江陵沙市是軍已翱翔峽澧江陵之郊入聞曰三郡某縣吾所下也封之萬家領以一府俾歲傳致其賦京師待以分賚衛士毛君巨源由副總管而總管踰二十年自燧貳憲山南分刺其府寄治松滋也聞唱邑士舉司馬溫公眞率會約而月修之使民知長長于鄉因惟曰弟實孝之推也非善老老其家不知篤此遂友之亦十五年矣大德之元請記其壽萱堂爲賦伯兮之卒章曰焉得萱草言樹之背竊怪漢儒鄭元許慎同其釋而異其

文箋者曰諼草令人忘憂說文者引以爲蕙曰諼蕙同物後本草者亦第言忘憂不及所忘之方將枵然徒對之耶佩之耶餌之耶至唐孔穎達疏之專訓諼爲忘蓋欲得令人善忘憂之草不謂諼爲草名始與諸說判不相契矣斯堂製名其在于忘憂乎夫曰忘者猶始有憂有待于排解消拂之也使初無憂烏乎施忘燧未嘗及識夫人之几杖以君白髮占之則夫人之黃髮而耆其年者從可知也夫以黃髮之親頰而撫其上白髮之子仰而承其下四表之內兩間之中得是幾家雖啜菽飲

水猶胥與樂况宅是光顯而奉以華堂定省以候晨夕也溫清以節寒暑也悅其口體有甘旨之充也伺其色言有使令之備也是府久其官而不調無三歲一徙陸走水浮資車與舟銜糜維節之戒焉爲之鑒者人歲訟之至以罪去而獨無絲毫汗蓋善慎身羞親之所不蹈顯親之事必立憂情以忘用是道也萱何爲哉不然彼閭閻之子力爲可憂謹于有司詎于鄉鄰無俚之聲日盈親聞而富樹萱求以忘之雖甚昧者皆知其不可也故萱能忘不憂之憂而不能忘有憂之憂疏者未深信

之蓋亦若愚推類而不得其說者也雖然耆年之人方
歡而歎不疾而呻者情所同然同乎憂乎求易于愉心
而快目者莫草木敷華之若或當其時君服命服爲壽
而前萬室之人其戚且故從而母之得其一莞而忘之
者誰曰非萱之德哉

承顏亭記

嘗謂人子之事親不難于煥寒其衣旨甘其味以適其
口體之奉而難于承顏以得其歡心斯政孔子語子夏
以色難者也又嘗思之夫人之心變動于中千百不同

而幾微必形于顏面塗人過前其安而色舒恚而色厲
莊而色專有懷者其色鬱而肆滿者其色揚揚也吾皆
得以識之况人子者日侍親側久接熟伺而不去者乎
其承顏也亦易焉而已耳雖然天之厚薄于人者不齊
有役是心履霜踐露不及承顏者斯固非人力所爲未
如之何也已又有生而不學倫理不明恩愛不篤不知
承顏者亦有墮四肢束于貧而力不能自拔不足于滄
灑之具不能承顏者力至矣或牽于祿仕遐遊遠適委
親而不遑將反曰吾能公爾忘私不得承顏者是數者

皆五典之罪人也仁卿嘗仕矣行年五十而母氏八表猶康疆咸棄不就其色養而仁卿思以終身宵燕休心娛目乃作亭中園周植嘉卉奇石名樹叢篠綺張繡錯麝芬雲荔者亡慮百品風雪之朝花月之夕稱一觴爲壽其間其善承顏者哉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客之登斯亭者內顧其家而及承顏者將同是樂其內顧其家無有承顏者將有不勝履霜踐露之悲則亦斯亭之感之爲者矣亭舊有名余病其不關于子職也故易之仁卿名恕遼氏遺裔也由金人惡耶律爲字有父嫌譌爲移喇後逃亂奔宋再譌爲蕭云

朋簪堂記

天下之道二君子小人而已矣然各視其爲勢孰主而孰賓之己主而人賓則人從己己賓而人主則己從人無有無其朋者易之爲書本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設于小人則懼其爲朋故泰之六四曰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于君子則恐其不朋故豫之九四曰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蓋豫之爲卦五陰一陽九四以才幹之臣上見信于六五柔中之君而無多懼之嫌是以若是

易爲成功也大傳曰崇高莫大乎富貴然舉交位之貴孰加于四臣而五君貴之所在富不必言矣而卦亦有專言富者不干他爻而亦恆在四五故泰六四與謙六五皆言不富以其鄰家人六四亦曰富家大吉苟無位之士而富其勢亦與崇高之一故亦由我和順得志開誠而朋從之則富者又爲兼善之資而有朋從之樂耶然又思朋從則羣居羣居則必有事爲而言及義必也如兌大象之講習乃有互長相滋之益有必粹焉而得其要如乾文言學聚問辯寬居仁行以行其德斯盡善

矣聞者其然余斯言乎非歟其踐行有素乎驟歟史君生洛徒穰奇士也名儀字仲威其豐殖若可比封君素侯力善而泛愛赴急而施積寒士之來歸者如以器澗泉流隨其小大而斟酌飽滿之不虛其往而遂所願欲言其處易時位可當豫九四適余讀易求名新堂爲書朋簪俾揭之楣間蓋仲威與余同邑以年偶先嘗兄之禮意甚至言其可諛况潛齋先生之弟子猶懼其盍簪于燕遊好也故又舉兌象乾文言者申告亦庶幾輔仁之一道也至元戊子日次實沈

歸來園記

歲壬子余與今令醴泉雷君損之交至至元丁亥最之三十六年爲故人始余從先世父中書左轄公受讀四書君與橫經几席爲同業交不爲淺年不爲少故凡見其小不足余意者必爲之盡言蓋君自踐仕至今三十年位止一令所至與去人稱其賢今老矣不厭不已猶爲之將行道耶縣之上莅而壓之者數十府寺守成法而遵之幸且無事苟自鬻其能自用其情則搖手觸禁而罪隨之是其道非易行也將爲貧耶諸子孝且克家

有脂田十頃終南堂室高麗周其墅植榆楊雜果數千小者圍栝椀大則合抱充棟梁歲入絹多于江陵李衡木奴其本富已埒封君素侯矣嗚呼豈余蒙闇之甚未眞嘗宦味之甘便者耶余嘗激之使委印而去君以故人同業之故受其說而不愠焉此可見其寬有容也然復有優游牽制未斷之言焉曰今遽不可吾必以開歲某月而行嗚呼君子進三揖退一揖所以礪難進易退于平居也如君所言正如東萊譏魯隱當授卽授何謂將授當營卽營何謂將營之說也君又不以余爲躁而

斥已肯服其非是又見其善從人也徐曰吾家有園鑿池其中中池爲堂外爲四亭東亭藝蘭蘭則春芳取屈原之辭曰紉蘭南亭此軒闕池種蓮蓮則夏敷取周子之說曰愛蓮西亭植菊菊則秋榮取陶潛之詩曰采菊北亭樹梅梅則冬花取林逋之句曰疏影順四時草木秀發循環流居四亭期沒吾齒獨中池之堂與園未名子爲製之余曰屈原之愛君周子之鳴道陶潛之明達林逋之隘狷能法四賢足矣又何他求爲取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宜名堂曰景山雖然周子爲人鄒孟氏

之亞其言亦六經洙泗之遺餘固不在淺學之妄論餘三子則皆有說屈原之不忘君其失未免怨懟激發而不平林逋終身遁棄而忘君又類潔身亂倫其吟嘯多賦近體句律清快可誦者有數陶潛旣仕矣則其心爲不忘君知其不可以恥束帶見督郵爲目以去正得孔子燔肉不至微罪行之遺意又其言和平微婉猶元酒希聲後世雖有效而和之終不能一造其堂與三子之中古所謂吾無間然者也園宜以歸來名君試誦其辭將不待人之勸激自窮日力而歸矣以是爲記是歲十

月晦書

楚山山房記

孟德麟作楚山山房或疑而問曰古人之樂山者皆有
所指名晉謝傅之東山唐白傅之香山宋王舒公之半
山雖枚舉之將不能一而盡未有若德麟之槩而名楚
山者因嘗思之盡禹貢荊州之域皆曰楚宗火維衡嶽
巍其高大與細而邱垤皆曰山是則楚之爲地亡慮周
數千里之遠也山之爲名雖布斗粟爲算有不能以殫
之之名也而自命之無乃鮮廉而已貪乎使止曰楚山

猶曰隨吾厯覽之至何所非楚何地無山猶足以禦人
而綴以山房之名乎孟子之言堂高數仞蓋人臣之居
其極不過乎是是房也崇不踰于尋丈深不出乎數轍
今將舉是名是盡禹貢荊州之域周數千里之遠者之
楚與火維衡嶽巍其高大細而邱垤雖布斗粟爲算有
不可殫其名之多之山曰吾將納之一房則並藏山于
澤者爲尤誕也良不信之燧聞而笑曰子辯辯余真能
納辯天壤之間二者而已曰同耳曰獨耳同則與人共
之獨則我其知之今一世之人鼎鼎所趨逐者意亦曷

嘗在山意不在山是人之所棄也太史公曰人棄我取
余所獨得者也烏乎貪然之山也人有廬其麓者梁其
澤者車來其原者舟其川者材其林者蒐其藪者曷嘗
不與世共之是人之所取也太史公曰人取我與是人
所同得者也烏乎廉且以迹求之房誠不足以納楚之
山由理言之德麟生平歷覽之熟或時讀書之休飲酒
之醒作詩之暇看雲白晝而眠聽雪清夜以思則夫崔
然嵬然截然岌然藜而離離峭矗而坡陀千變萬殊不
易狀名者莫不呈露彷彿于眉睫余見納之一枕之上

而有餘豈崇以尋丈深以數輒之房有容而不足者耶
或者舌橋不下惴惴而退噫余由愛楚山買田郊郢以
分是風烟泉石之勝而南郢實楚都去郊郢纔數舍亦
將名楚山君能視同廬者梁者車者舟者材者蒐者來
卽共之則已或校其君先將謂余後則余將以郢去楚
都踰千里未免以遠近爲訟上勞山靈聽其直之誰在
也德麟名之紱在勝國爲少保佳公子明時嘗令潭之
湘鄉今辭仕而休居焉

牧庵集卷九

記

暖翠亭記

元

姚

燧

撰

九江爲州居廬山之陰城有二阜焉其一在州治東南
 一射上故有亭邇南門則都漕公宇距堂西北無有三
 十步軻其阜南北延而東西狹巋然獨荒邱辛君持使
 節來之明年當大德乙巳而茗產諸河南湖廣江西江
 湖四省之地廣周且萬里之賦爲緡幾九百萬半歲而

集人誦以爲前政未有君以事治思有自娛其秋八月作亭三楹八月而成中楹東西爲門相直北其墻而南其牖可洞關以納廬山勝概余由洪江告老而歸首塗疾作艤舟九江五旬而始少間君集同官觴余其上由扁未名求以命之爲賦歐公廬山高辭而慨曰東坡公門下士也其賞公詩則稱滄波萬古流不盡白鳥孤飛意自閒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樂耕耘未嘗一言及是辭山谷坡友也獨甚愛之大書而鑿諸石已一異也其甚異者在漢甄鸞之測海島一立重表累矩無有

遠邇而高深廣袤皆可坐致其前無所遁形于芒忽韓公南山之詩亦復如是且其強韻險語實則步驟北征然山谷又謂方之北征雖不作可歐之與韓特變其音節爾山谷親爲書無乃譏其始作而媚夫繼爲乎自後世推歐亦一代文宗是辭固望南山後塵至敘巖岫出縮泉石窈深雲烟變滅之得于天禽魚飛沈草木蕃暢之遂爲物道流釋子依居其下大爲室屋以侈靡相軋由人力益致夫奇秀者非巨筆如杠孰彷彿其全體能爾之盡茲亭取名苟外是焉將奚以今余與君屬觴乎

此爲何時哉當建子月水火地坼而衰日暄融助爲明
妍浮嵐佳氣綿亘百里容容勃勃泛溢簷戶之外豈茲
山之英顯幽發微于賢主乎抑爲病客而然也平昔之
遊熟秦與蜀天宇之濃綠石壁之空青皆身至其所而
目接焉角之以是無少退讓于時且然則夫春風方永
之晝秋露暑雨晞霽之朝其倍蓰什伯不啻焉者可意
知也其以暖翠名之何如君則曰善君名仲實字仲和
號松隱其年日短至書於廬山太平宮

易安齋記

醫之爲業有相道焉伊尹耕莘說築傅巖之野太公釣
渭諸葛亮耕南陽之數子者其始豈有心求商湯高宗
周文與漢昭烈之知己乎哉彼四君者知有命世之才
可與共天位故或三聘或俾以形旁求天下或見于卜
兆或聞之水鏡三顧草廬之中身先求之深拒固閉弗
得弗已彼數臣者由禮至情篤始起而應之是與夫醫
者不求疾家而疾家懇懇夫我奚以異哉是一也彼爲
相者見時君任已貳而不專則解冠納履而去是與夫
醫之爲彼疾家不專主己參以他醫則卷其術不發藥

而委去亦奚以異哉是二也其甚不異者古賢相之爲
治也必當天下阡危之際其君任之信之成焉由汝起
焉由汝而後爲相者始自任天下之重展其所蘊措幅
員于天下四維之安天下後世誦之曰彼相之才能易
危而安者也夫人誰不有疾非必委頓之劣而後爲危
凡小不康失治于蚤者皆危漸也爲醫者惟疾家知之
仗之生焉惟汝死焉惟汝而後始敢盡其擗髓擢胃剔
蛇斃犬之技如扁鵲華佗之爲而易危爲安范文正公
之言曰得志願爲賢宰相不得志願爲良醫其真知言

哉醫師趙君濟和鄧之良醫也秦和古之良醫趙君字
和其尊其名者已與秦和者符况其讀書多學以濟其
術乎其居有亭故扁以易安蓋取晉陶淵明歸去來辭
也或嫌與婦人李易安名同謂余可更余曰更不必也
變去爲入聲讀則義意自異矣余思醫與相皆易危爲
安者故以是諶之然又思余不難于徙居而難于其居
之學無師友而疾無良醫焉今穰城有濟和求吾身之
危將託以易而安者舍之其誰賴于二者之中先有其
一矣

朝陽洞記

穰秦魏冉侯國也余所寓西鄰王工部景韓園邇于城西墉因鑿窟室樹桐其東映蔽朝陽余嘗過而遊憩其中爲賦大雅卷阿之辭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又聞鳳鳥見濁世之險微無德輝之可覽翱翔千仞而不下此賈誼所以重歎夫屈原之無時也然由書契而來至于今唐虞夏商周五代畧而不道視秦漢晉隋唐宋六代之一家天下者若皆慚德于吾元亦人生曠世所難遇者而余與子沐浴太平斯洞之中

則所際爲何時也且漢之中宗未爲盛治其時猶致五鳳之集顧于今有不可得見者耶然鳳凰棲必梧桐黃帝之時蔽日而至嘗止東園不去則固致鳳物也其後重華臣禹翦暉陽孤桐張而絲之爲琴瑟及八音倫諧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若然則翦桐爲樂猶足以致鳳其封漑是桐以待其止或不能致其翦桐爲樂以待來儀二者或有一焉是二吾君于黃帝重華也誠及見之余雖老尙能揚厲天休播之金石詠歌率舞以沒餘齒斯區區之幸願也如終不可致天其或者使景韓出而

生居集 卷九 王
遇能一言而傾四海之聽如古人之鳳鳴朝陽逾美矣
奚必飛鳥之出類者始名鳳也耶

康瓠亭記

金石爲物至壽者也壽之極上止三代九鼎淪泗而夏
金絕石則無先岐陽之鼓故金始商而石始周則金又
壽于石所曰三代者實二代耳余晚無所嗜惟得二代
彝器則喜而忘寐行隨而坐皆與之接若多聞爲益之
師友焉若至親甚密之舅弟焉其置也禱以文錦櫝以
髹漆一不役人而惟身之猶以爲褻也嘗建一亭名曰

康瓠而特居之于商則及丁卣父辛爵禾且兩周則屈
生敦台夫鼎麟鳳罍惟罍無銘以飾命之猶恨厘辨其
世不知爲臣何王何人先之也漢之鼎壺洗鑑鏹斗鐙
鑊方之六物猶王公之阜隸故亦班之下陳或曰賈誼
所謂幹棄周鼎寶康瓠者譏賢否易處賤尙貴也君之
商彝光輝出周鼎上寶之又極其道所以使君怫鬱軒
冕而清寂山林者職此孰曰玩物者非君爲道之賢乎
何至誣一世之人而詆二代之器矯曰康瓠余聞而笑
之子必以陶器爲康瓠故宜其言之膠膠余有感而云

爾古者製銘如卣日敦作及丁寶尊彝首字未詳蓋及
丁子之名也敦日屈生始作寶敦子子孫孫其萬有年
用享如在或以繼上或以垂下類非賊國之臣覆宗之
子所能爲也必世家鉅室有民與廟諸侯卿士之賢哲
二代諸侯卿士之賢哲有民與廟爲世家鉅室者何啻
乎萬人求其豐祀而儀享者將不人作一器而止于宜
乾濟生熟殊用而異施者莫不畢備而悉陳之有其副
焉則世雖有二三鉅萬爲數不足夥也秦惟務除先王
之道其禍豈專于燔書銷兵爲金人鐘鐻者未必無此

吾何以知之宋景祐作樂銅不足充以寶甌鐘則世之
發諸荒祠敗塚之間售之窮鄉賤肆之下而毀于野人
鼓于冶工者又可旣也耶今名賞鑒若余篤者世無百
人惟嘗柄政一一家積多至數十餘皆一二有亦有一
無者以吾所有六物均之世無數百其盪而無迹者曾
不如康瓠之有礫焉然則今所存皆康瓠之遺餘也矧
是六物卣梁斲而爵折戈鬲頊穿而鬯腐磬鼎蓋亦缺
康瓠之兆形矣惟敦完然而猶重哀夫屈生而子而孫
用享何人如在安在自夏至今三千餘年而九鼎淪泗

者千六百年使後是之年如夏至今則商周之金悉爲
九鼎能獨俟夫萬有年耶余感如此以理要歸而命之
何誣乎人而何詬于器其曰職此而怫鬱軒冕清寂山
林以玩物資爲道者真若高識所燭焉

赫義亭記

人莫不有嗜其甚有志者能克絕于暫或不能必終身
之不蹈焉雖大賢如程子之好獵旣嘗痛自克絕自謂
已忘之可終吾身又質之其師以嚮學道之進周子甚
不然其說及後遇獵雖不與馳逐其心猶躍然喜者存

始以周子爲知言自今思之獵之事如影之于日聲之
于耳旣過而無可尋之迹猶克絕難忘如是况金玉珠
璣爲物目視之而有形手觸之而有質可以貧人可以
富人其利者大前乎吾身而存後乎吾身而不亡其壽
也久人旣已嗜矣一旦驟然欲克絕而不有之誠難故
嗜而積積而至于鉅有鉅有而人嫉者眾以及于禍法
書名畫亦物也歲久則爲敗縑壞楮不得不足以爲貧
得之不足以爲富嗜金玉珠璣者弗顧也雖賞鑒之家
求之得以彷彿古人遺意于千載之下雖聚有之而人

不爭且無禍焉斯非嗜之可爲之一道耶余白首來亦痛自戛去此習故于己之甚愛者人或欲之畧不留吝篋笥中無十年物可謂不積矣然見人尤物猶時有覬得之心或發口以求嗚呼嗜之賊人也如是乎哉是可謂終吾身不善克絕者之戒也余故有右軍三帖皆出宣和中祕嘗以姊告安和者畀馮憲副壽卿今又以遺書者畀張總管夢卿其所存者子鸞而已嗚呼是書也姑率蘭亭永和癸丑退數之以及至元戊子爲九百三十六年如曰非真皆出唐臨亦五百餘年物也俱可爲

兩公家法書第一夢卿儒將也其用世才有聞于時年甚盛其事業方水湧而山出非宦成退居託物以怡老玩心敗縑壞楮之間者也去年自湖湘行營得告歸展先墓卽其第省齋爲亭東偏求名余思晦菴嘗書湘西嶽麓之頂曰赫義臺後知彼爲不足以當之將移之雲谷然赫義之文實原屈子騷經余愛其雄偉嘗名余長安賜第之樓又思彼嶽麓猶不足當易爲祇芳今輟以名斯亭而義意異焉爲疏之曰義之右軍名也赫者章明較著之也將章明較著右軍之書于斯亭固可名赫

義由右軍之書而斯亭之名益章明較著亦可名赫義是亦蕭齋寶晉之例

斯得齋記

南陽醫師劉君大亨有齋如舟來求扁顏書斯得歸之懼未達其旨也又記之曰舊疑叔向譏子產之鑄刑書爲非夫作士如臬陶可謂曰能而虞書不曰象以典刑典卽刑書也不有所垂示何以使人知避其犯後聞先師談筮謂昔子師可嘗疾診證宜餌峻劑而心猶豫拂箸扣之遇噬嗑之上九曰何校滅耳凶或者曰弗善也

我則曰此罪人斯得之徵歛是而愈熾曰嗚呼世亦有悲士師以疾爲罪人方爲刑書用獄如醫者乎醫乃生民司命弱者恃以強脆者恃以堅危者恃以安而天者恃以爲者也惟施治神巧使疾不測所禦故能如罪人斯得而昧者爲之顧使疾先得其爲術之淺疏肆而侮之遁刑爲罪于攻所不及之地以不可必得故先師之詩曰醫能宛轉深求病病亦閒關巧避醫夫爲疾求愈而卒不愈職誰之由此古人所以有藥石入喉甚于莫耶之歎也且莫耶爲物非能日躍而前以殺人必有手

之者後世以春秋爲仲尼刑書誠律以是爲斷則爲法
受惡而手莫耶者誰耶嗚呼可畏哉然又聞斯語辭也
風雅頌咸多作思則思者亦可同斯乎蓋天下之事其
理則具于吾心弗思則弗得矧醫于疾尤欲致思則思
得者斯得之基而斯得者又思得之構也今醫之居藥
市惟知招徠求己者之衆貪得而泛應以幸爲利率未
暇深致夫思安求能斯得乎大亨非其術可服輩流孰
能推而先之以師是州人之服而推而先是州必其爲
術之密而善爲思者古語有曰官怠于宦成弗思然也

醫至于業進而名著亦宦成矣其怠而弗思人情同然
大亨以余年先而求有言余可爲佞惟稱其所長不進
其未至乎故是以警之大亨于醫言將藥石之歟莫耶
之歟又在夫思之斯得也

學稼亭記

孔子之言不可執一求學者由之不可執一居樊遲請
學稼出則曰小人哉樊須也南宮适問禹稷躬稼而有
天下出則曰君子哉若人夫君子小人所以概終身沒
世善惡義利極致爲言或曰小人細人也其不相及亦

不啻什百而千萬而乃進退須如此進而君子亦可
已矣猶以爲未然繼又曰尙德哉若人豈于稼也學于
今者爲非而躬于古者爲是乎豈須之問也以己小而
私适之問也以聖人大而公平嗚呼聖人之生德天也
知不知之人也蓋當其時雖不尤桓魋匡人之莫我知
亦未嘗不與儀封人太宰之知我况須适日親而月炙
宜時化而歲遷者其知我益非儀封人太宰之可與其
莫我知又益非桓魋匡人之漠然不足尤也使須聞吾
不如老農之拒有禹稷躬稼之對意在于知聖人亦可

得君子尙德之稱顧請學圃爲問愈下始于适什百千
萬而不啻矣雖然須事聖人猶子之事父母無隱苟其
心所未安必將辯而求義理之真是不憚見拒于聲音
顏色而止故能自拔于三千之徒終厠七十二子之列
與适也並其困知勉行而後有至者歟吾故曰言不可
執一求其學者由之不可執一居者官使然也且官以
農爲名而曰吾學稼之是羞教督之不先也藝樹之不
勤也銍穫之失有秋也使干耦之夫環視其授法如此
曠怠而窳豈惟大農他日隨以不恪之殿就曰無之亦

非臣職可一朝安也蓋君仲修爲丞屯田南陽之東穰
明年市牛課僮墾萊疇盈數百畝視日昃昕以爲作止
候時寒暑以趣發斂以一身爲干耦之倡故歲入增多
諸屯卽墅爲亭余榜以學稼所以著夫善其職也雖然
視有若可易而事實關世道之大蓋天下之民去南畝
而遊食擇金玉之易持逐逐於販夫販婦之未罔利相
攘于市路而較錐刀者爲日已久是以錢益輕物益重
廊廟恒低估改幣以救之其勢莫之能止也今守令之
近民者孰不兼官訓農使聞其風者人人如斯人之善

其職亦不可以少復本富而衰澆風乎仲修由嘗受學
今太子贊善劉君夢吉是以始政知所先務

天寶壇記

壇之名肇于書而詳見于周官書止曰爲三壇同墀周
官則曰爲壇三成疏者曰一成敦邱再成陶邱三成崑
崙邱至太史公封禪書曰三坎釋者曰三坎豈三成自
趾而升三坎者自顛降耶後世爲壇必皆三成其取法
此又病夫葺祠之時或風雨害其行事也爲屋覆之天
寶之壇惠慈利物至德真人作于金亡其時汴南倍百

里與宋錯壤小大城皆戍守諸將爭撤汴宮資材爲樓
柵故惠慈得撫其所遺而汴之守臣捍者不彼之禁專
視是宮委積在目睫間利將奪而有之適道流族居者
且數百人彼憚與鬪而止爲道流者猶心且覲之未止
也益急其程夜則燃火構之與通明閣作于一時故閣
上下四周未門壇礮石爲之上清宮故物徙置乎此門
楹皆未丹蓋牽于他營而勢有不至者餘六十年矣資
德大夫參知政事朱公清行省于汴謁而太息謂崇元
誠德洞陽真人曰大哉役乎不因于前也不取材于國

也不藉力于民也皆方外之士親寒暑于其肌膚糲衣
食于其口體月積歲進而自爲之良不易哉凡今壇閣
之未竟役者吾思佐之乃戒其家縣沐之工市永鍊朱
卽儀其門將百闔盡丹壇楹閣門惟丹其陽他方皆墨
最其直可萬五千緡提點孫履道由徵朝元宮銘于郢
爲燧言此且曰公之言曰吾故貧賤宋平而始官賴先
聖今聖之德致位將相吾亦不知吾嘗所由以來義不
可爲不可得吾銖兩于所宜爲邱山之失不愛焉自我
得者自我盡之不猶愈于鄙出而力守甚愛而厚藏一

日子孫不能有皆歸之官耶燧曰嗚呼是皆熟于世故明理之言可謂積而能散者也然自惠慈之逝經文醜德懿知常與虛元應物通和兩真人而至乎崇元凡四人終一甲子以待公豈斷手有數耶使公初無是志而有求之言出于崇元之先公亦未必滿其應崇元無有是言出公之誠非崇元之德足以動人亦不可得其所捐若是之多目擊心傳其相知與爲何如也又聞周廡尙有缺所公面促其基之豈佐竟之志不已是耶可筆也

太平宮新莊記

真君殿碑蓋龍興據其所見而作及以疾歸畱宮踰月與身見而言傳者或異遂更訂而丹書之旣入石矣猶有一遺其始田履畝纔及三千金萬有奇曰若合其舊爲一而言今則不然由沖靜真常凝妙法師湯君提點之宮錄江州路道教之後之致者獨萬有一千其道有三曰貨取曰施入曰力作余歎其用志之確親勞之多無文以彰之世烏乎知爲目其諸莊與地在所及其施入之主之名自多哀之以及其寡今最貨取三千六百

物類集 卷九 五
五十惟石門千二百八十爲多其不足是者啟石二百八十錦溪七百五十石塘九百一十龍岡九百六十上龍溪千一百三十惟啟石居興國大治餘皆江之德化最施人者五千三百五十惟翠麓二千二百爲多高岸半之元山千二百萬安千七百福興千七百四十趙陳二千一十惟高岸居興國之永興元山居蘄之黃梅其故主則厲堅孫頊至大餘皆江之屬縣翠麓湖口萬安德安福興彭澤趙陳瑞昌其主周恕胡榮呂師山則福州路同知者與齊永年云力作者創茶磨四所凡四十

一盤于德化莊曰義興又懇田二千墜爲五庵宮之前三日東西太平與紫元宮之後二日湧翠穀峰其始皆菅茅樸擻眾所薪牧之囿皆募人錢鑄銚斧而出高蔣松杉柏茗皆摘實授子畦而苗之移置其地下種薑芋諸茜與水可勝稻者皆令募人有之其利不入公宮以勸夫未至者余聞之肩輿歷至其所而觀焉經始久者方五年近者一歲而木之布列岡阜新者雖沒草閒而生意茁然久者已離立如人將數萬本其畦而未分猶盈畝焉篁篠則斬梢而不傷其鞭畚故土取諸他山爲

箇不可計意者倍蓰乎木筍已叢出其下特未林耳君
登高邱指宮林以相語曰聞之故老之山始亦榛莽如
是吾所材而用者皆基先民今荒山可芟治者猶或數
里天假吾年而爲之不置可使盡闢百年木皆連抱後
人以資治宮亦吾于世生不虛也余曰嗚呼君之所言
正古人所謂人棄我取本富之要也迹是爲心何事不
可爲何功不可集宜人之動盪鼓舞割所愛惟懼施入
之後不然彼其家田民賴以食其力也將以尺帛斗
米遺之猶戀嫪移時响响然收恩而後以授况是連阡

巨陌非有動其心者能然耶余惟久此又聞其將大眾
之法道流非有故不入田民家民之入錢取薪炭山者
皆給之券恆遣力人持挺行邏林間盜采者有罰錢穀
出入井井有稽春磨之細不遺糠粃公宮大庖日炊米
十斛可食千人其徒皆就食公堂來必道服以示不褻
職宮事者各有子院有釜鬲不作飲食待煮茗頽水之
須其僮奴之守舍與諸菴遠在數里者爲飲食皆日賦
之子院不得設塑像旦夕惟卽瞻禮于宮余問其然則
曰子院強則公宮弱強日益富則公宮日益不足不足

勢必下求子院一則應再而緩三則柔者德之以色剛者拒之以言上下之情寢以離矣不若同甘共苦以公宮所廩養之爲可恆也嗚呼他道流能遠計若是乎嘗與一二知己私竊評之白鬚蝟磔有熊豹之姿已見其力足任事加以深沈有謀寡言而信威而和誠而恪視數百人黃童白叟約束如一使不爲老子法用世而爲將帥可以進退三軍立勳萬里今顧爲九江黃冠師枯槁山林已是也耶因敘田及此君名德潤字季玉號香澗其左右君靡朝以夕盡其勞勤忠于其宮同成功者

中外四十九人紀諸殿碑可考而知嘗觀漢費鳳韓仁諸碑書多不滿石或三之一或半焉而空其後豈待夫嗣有所書耶故余例之亦法古之一也

儲宮賜龍興寺永業田記

史稱後漢孝明永平中由夢金人遣博士遵自乾竺求迎其法至函夏或又曰在先漢孝武世驃騎將軍霍去病過焉祁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則後世範金像佛者實其遺法至唐藩鎮趙王鎔爲大悲像于龍興寺具千手目高七丈三尺以語其大九圍之間無有與京爲閣

水府集 卷九
三重五雷覆之歷宋而金補壞爲完易舊而新者四百年元貞始元端月八日午時儲皇猶未出閣金剛上師丹巴開長生講修番漢二疏領講主明公住公僧判迭凡巴求主等之功德皇上立極旣正元良明年至大之元辰在戊申四月十有五乃爲下令割眞定屬縣獲鹿隸震宮石同北魏劉三邨以官院營之田五千畝賜爲永業資開講席又舉太祖太宗世祖成宗四聖成訓凡僧道伊囉勒琨以名與國祈天永命門徭田稅旣屢蠲復申飭兵民之官驛傳之使諸郡之臣自今水輪廢

馬在野之墅在城之肆是所業無敢干騷祝髮之徒或恃有此肆爲不度罔知所畏者則入畏矣明年三月俾翰林學士承旨姚燧爲文刻之石燧亦嘗思惟昔儒臣于佛氏書臻蘊奧凡爲寺碑必能概舉備言其法燧性顛蒙于周孔書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源矧于佛書未嘗一望其塗涯豈敢妄謂曰知然以壓于儲皇之命不敢禮辭故惟卽夫賜田以言蓋民恃粒食以生彼學佛者苟無田自業勢必見求之人積日而月月而歲民自有仰事俯畜其家且歲或豐凶亦安能哀其所有久應

其無已之求此諸山無田之衆所由以聚散不恒也今有賜田盈五千畝率以夏秋入止一石當爲穀五千姑大其耗糠粃四之猶得精鑿三千日人賦升可食八百人以一宮居而八百人者交無身口之累夫誰力哉其不開講席演法言與國祈天永命者又將何爲雖然猶有甯民者存不可不預言之蓋由溝洫眈澮之制廢天下無有畔之田必與民犬牙相錯末世衰風讓畔其誰古之人防其訟也旣明券契且書所由質劑于官以待異日可恃爲徵如是又私于界表石以識又虞可轉或十百步椽杙地中穴實石粉計亦周矣而猶不能弭人之爭矧是賜也東西南北必畔民田祝髮之徒將奔走服勞錢鋪耒耨務盡地力以供歲事或如奕人布施于局稍蠶食之利其寸尺之畔而盜侵以耕挑釁交惡恃勢力取則民將奮起而致死以訟矣今文之終戒者豈在是歟其年夏五記

牧庵集卷十

元

姚

燧

撰

廟碑

重修中太一宮碑

勝國昔有中土也作三太一宮太平興國于東南郊慶
 厯于西郊元豐于汴都故隨其方東西中為名中後火
 于崇甯政和復之其東西見毀者豈在金垂亡恐資敵
 用為攻具耶何以知之若熙春閣亦傑構也嘗賦一軍
 令薪之以艱于撤欲火傾之取其餘材束蘊已然或惜

而撲以滅予于中統辛酉屢躋覽焉及觀黔迹故曉中
太一惟半存者豈異然耶嘗求太一所由楚辭九歌首
以東皇太一居楚東以配東帝故曰東皇其後漢武感
神仙亳人繆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其佐曰
五帝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古者天子以
春秋祠之東南郊後遣祠官寬舒具太一壇壇三垓五
帝壇居其下各如其方祭亦曰郊與天地同太牢祝宰
祠太一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方色今不知五帝謂太
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耶抑他有是神也淮南子又曰

太微者太一之庭紫宮者太一之居至宋太平興國作
東南郊猶守其舊惟覆壇以屋慶厯元豐作于西中至
以道流易郊爲醮祠而不殺牲皆異乎古始者近世陰
陽之流以太一與六壬遁甲爲三式有司設科試之以
驗其學之精疏卽書以求壬最先出吳王囚越王石室
將赦之越王心獨喜之又恐其不卒也以告范蠡以爲
十二月戊寅日時加日出戊囚日也寅陰後之辰合庚
辰歲後會也夫以戊寅日聞喜不以其罪罰日也時加
卯而賊戊功曹爲騰蛇而臨戊謀利事在青龍青龍在

勝先而臨酉死氣也而尅寅是時尅其日月又助之所求之事上下有憂豈非天網四張萬物盡傷者乎迹此則王在春秋世已有其說後讀獨孤及八陣記門具將發然後合戰漫不知其如何因問厯翁孫氏子渠云韜鈴之家惟視三門具不具五將發不發蓋三門謂遁甲之客大主小開休生五將謂監本與主因攷沈括筆談太一之外其九太一各自爲目曰五福天一地一君基臣基民基大遊九氣十神唯太一最尊不可別名止謂之太一三年一移後人遂對大遊而爲之小遊實出誤

加京師東西太一宮正殿祠五福而顧居太一于廡甚爲失序熙甯中初營中太一宮下太史考定神位余時領太史與議爲二殿前祠五福後祠太一各全其尊惟謂三基爲基者由避唐明皇諱而改不能正之仍襲舊云嘗考其制爲殿三重前榜真室中膺慶後太歲今疑真室爲九太一所共膺慶則太一專之如應沈議共以前祠三清事萃九太一于膺慶者豈改于金源氏耶不然天下三清殿榜或直曰三清或曰金闕寥陽無有名真室者亦足證也後陰陽家無太一九氣十神于五福

牛屋集 卷十 三
天地一君臣民三基大遊之外別加文昌飛符始擊計
神主客參爲十六神蓋變遁之小者爲參耳又王用天
一貴神者實太一神之一或曰若然是三式相爲用者
皆出人爲何以推人事吉凶得失無不巧發而奇中皇
元祝金厯于甲午之歲宮由凋于兵棖棟傾落墻圯崩
弛風雨震凌牛羊降陟知開封府富察君哀之謂非藉
名德之師疇能以興乃書遣警副董德輝香幣迎致惠
慈利物至德真人于河朔請主上清及是宮上清由規
南征撤以造舟真人求得重陽開化真君爲道所廬作

新朝元宮他不暇爲署其徒提點張志夷知宮田志淨
責使營葺若有緒矣而志夷逝後惟志淨與知宮王志
寶吳志超提點劉道資朱道輝爲之積七十餘年而三
清殿真室歲君殿周廡庖廩旣美旣完泰定虛白文逸
真人孫君履道實四傳而嗣其師惠慈之位以有國者
作之于全盛之時而數子者修之于已壞之後度力校
財不能萬一其舉贏于時詘瘁盡而智殫久其年而勤
不少懈迄用有成與國妥神祈天永命惓惓爲心其如
何也請其友燧宜文諸石遂詩之曰

古有國惟上帝祇羣祀禮秩疇與夷太一名肇見楚辭
武帝耽惑偃佺思爲壇三垓太一祠大牲一以郊爲儀
千載勝國乃取師去壇而屋凡三爲兵惟中存東西墮
存者罅漏風雨闕伊誰哀之曰惠慈來前其徒責繕治
匹夫位微爲功遞甲子一周一紀奇六子迭守成其虧
于焉妥神神安怡何必三年始推移願于皇輿歲周馳
上錫吾君壽無期左右相協帝績熙中爲百辟登稷夔
瘳共殛歿絕姦欺下與萬方澤羣黎奮張百穀不廩饑
凡是厥職神所司迺今國家歲禳祈峙焉嶽靈流川示

與夫無文亦秩之非于天神獨見遺由彼無廟禋安施
自爾豐報當有時

延釐寺碑

大德八年蒼龍甲辰之秋制移江東憲使臣燧于江之
西參行省政十月而至裁再閱月嘉平上弦王相塔齊
自軍中啟遣開成路總管府判官常謙數千里驛致安
西王教于燧曰吾繇不忘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順
聖皇后深恩大惠常請于帝求卽六盤興隆池園爲寺
用資兩聖冥福以永帝之億萬惟年制可加賜黃金兩

計者二百五十楮幣貫計者五萬米石計者千四百五十
十規制一以都城勅建諸寺爲師而小之又虞衆設顯
俾有司緩則後功急將罷力命王相阿爾輝身綱維之
而時其饗勞節其休作經始于元貞丙申省成于大德
癸卯非託金石將無以白始此者吾之心成此者帝之
力也汝製寺名而文之碑其令集賢學士劉懸書徵士
蕭嗣篆額燧敬受而伏思之今焉詞垣之臣雲蒸林立
教不是徵而燧之命實由燧者嘗以文學及侍先王烏
乎可辭敢上本所自而言曰在昔憲廟大封宗室以世

祖母弟國之關中于後立極之十三年當至元九年詔
立皇子爲安西王以淵龍所國國之明年至長安營于
素澹之西毳殿中峙衛士環列車間客車帳間客帳包
原絡野周四十里中爲牙門譏其入出故老望之眙目
怵心齎咨嘖嘖以爲有國而來名王雄藩無有若是吾
君之子威儀盛者其時犍河之外秦固內地教令之加
于隴于涼于蜀于羌諸侯王郡牧蕃酋星羅碁錯於是
聞者靡不興金篚帛郊馬獻琛輻輳庭下勃僊踟蹰如
恐或後其大如軍旅之振治爵賞之子奪威刑之寬猛

物類集 卷一 六
承制行之自餘商賈之征農畝之賦山澤之產鹽鐵之
利不入王府悉邸自有又明年詔益封秦王綰二金印
易府在長安者爲安西六盤者爲開成皆聽爲宮邸用
不足取之朝廷歲或多至楮幣貫計者百三十萬裁七
年而奔其國明年詔遣今王嗣國之四年當十九年益
封江西吉州實食之戶六萬五千歲入楮幣貫計者十
萬三千春秋之服紵練爲匹各千嗚呼斯又歷古展親
之未聞者于吉王未始至歲惟關中夏則樂其高寒卽
六盤居稽諸地者實漢北地郡之略畔道道下于縣其

吏長而不令後廢隋義甯中置樂蟠縣旣譌略畔矣六
盤又樂蟠之譌然以其地介乎涼隴羌渾之交時平則
列置監牧攻駒而蕃息之有警則命將出禦無有常制
四海無所爲而至者惟世祖淵龍之加兵大理也旣嘗
禡牙于茲及平而歸又飲至焉最其駐蹕三易寒暑夫
旣久此必遺澤餘波深浹他邦而王父子再世受之古
稱河澗九里海澗百里信如斯言則發源天潢衍溢涵
濡將不千里其藩輔天子寬西顧憂者又不百世而止
也亦竊思之王之有國二十有六年克自卑抑恆遠之

官而弗違處爲天子援枹鼓進退諸軍于外以捍侮西北其忠勤如何于此之地心焉悽悽求祈年今聖于昭昭追福往聖于冥冥王考妣亦與薦焉爲宇事佛猶不率作得可而行其孝恭如何故是數者善美孰與大書之言曰天道福善又曰作善降之百祥易又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燧學儒者未嘗知爲佛氏之言如佛亦視是忠勤而孝恭者爲善而福之則其教與儒可殊塗而同歸也禮諸侯祭其封內山川華之爲嶽實王封內嶽祠之門揭爲宣釐則表寺之名莫延釐爲宜也錄曰

於昭列聖事佛盡敬爰質之書古無有並土木之工雕楹繪墉朱塵綺疏匹帝之宮金莖一氣頡頏上下靜供之修乘輿必駕佛遊悠久其言斯存孰爲其言百世梵孫帝度其孫而教善治無閒邇遠京師必致匪徒致之曰時予師坐而衽連出轡並馳有如今王于親則懿制地千里規爲時寺頤指其相展若易然矧錫金粟帝開其先面勢略畔八稔成績巋然都城敕建遺則帝師帝師時寺門楣以長以雄匪弟子誰鼓鐘之音梵唄之力釐帝之餘必王見及帝億萬年王年斯千爲磐石宗以

固以綿燧作是詩刻時樂石尙憑佛乘垂示無極

崇恩福元寺碑

大德十有一年先帝立極親禱太室乃慨然曰予曾予祖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裕宗文惠明孝皇帝至元三十有一年成宗既耐廟矣而惟皇考實誕眇躬未大尊顯肆類上帝誅行定謚曰順宗昭聖衍孝皇帝琢玉寶冊納諸廟中尊皇太后以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之號邇之爲子遠之爲孫其孝以慈可謂致極而于宸心猶若未然明年至大之元詔羣臣曰昔朕萬里撫軍

北荒險阻踐踰躬擐甲冑北寇底平實難實棘時有願言皇曾考妣皇祖考妣之豐功茂德皇考太后之厚澤深仁圖以報塞必俟他日振旅而南大建寶利馮依佛乘上爲往聖薦福冥冥慈闈祝釐昭昭下而億兆臣民休祥蒙賴初匪有永年千百世專利一己卿曹其灼是懷惟以其日鑾輅親巡胥地所宜于都城南不雜闐闐得是吉卜勅行工曹覽其外垣爲屋再重踰五百礎門其前而殿于後左右爲閣樓其四隅大殿孤峙爲制正方四出翼室文石席之玉石爲臺黃金爲趺塑三世佛

後殿五佛皆範金爲席臺及趺與前殿一諸天之神列
塑諸廡皆作梵像變相詭形怵心駭目使人勸以趨善
懲其爲惡有不待緝誦其書已悠然生生者矣至其棖
題椀楠藻繪丹碧緣飾皆金不可貲算楯檻衡縱捍陛
承宇一惟玉石皆前名利所未曾有榜其名曰大崇恩
福元寺用實願言外爲僧居方丈之南延爲行亡屬之
後殿庫廩庖漏井井有條所置隆禧院比秩二品守以
相臣割田外郡收其租入以給祝髮日廩月餼坤維爲
殿乘輿時臨畱必信宿久或旬浹其急其成爲何如哉

功垂什八期以四年正月八日大慶贊將徧賚工官下
及役夫何意其日奄以奉諱羣臣進勸宜如故事卽踐
天位皇帝未忍宅恤經時而始受朝稱天誅曰武宗仁
惠宣孝皇帝恭抑之道亦云至矣又哀先志之弗竟懼
成功之將墜飭敦匠臣益虔乃職罷行工曹入于畱鑰
曰凡修營木石陶繪百工眾技汝實司之與煩文移入
取汝所何若從汝自爲則易爲力而程蚤集矣且勅臣
燧汝文之碑臣管以闕天子以四海爲家何適非鄉而
獨不忘其生所者人情之同漢祖西都關中若忘沛矣

及平英布歸過其鄉賦大風使子弟歌之曰朕千秋萬
歲魂魄猶思沛太祖奮跡龍庭斯固其鄉由世祖都燕
宮室池籞百官府庫根柢乎此一歲乘輿畱居者半以
故武宗巡幸之還蒐田而歸必于是焉大饗飲至若鄉
然別建大刹位置行列綦錯星羅出其睿畫爲往聖今
聖薦福祝釐者尤所惓惓陟遐之日有未訖工在天之
靈懷乎故都他日過之睹是翦然而完粲然而新必甚
懌曰畢吾願者真嗣皇爲賴哉臣燧載拜稽首爲之頌
曰

鈞之爲地匪福不異其異維何由建而寺且地之有于
開闢初何千萬年混爲民廬何于其時曾不蒙福而至
今也梵宮大築曰不難知譬人之身正氣周流隨日而
新嗟若梵宮相方視址授其成規維昔天子寫材于江
伐石于山言出風行草靡庶頑又假相臣汝往敦匠易
衣寒暑饑俟汝餉于茲三年大立細捐垂欲落之而陟
配天皇帝曰噫朕兄所志有銜未究其在傳次乃勅攸
司無替爾程其用則取邦賦之經佛宇勅爲前古有是
而其所無兩聖之治前聖往矣于佛焉依今聖萬年與

牛屋集 卷十 十一
日齊輝濡軌長江拳石喬嶽善頌之存梵唄攸託

重建南泉山大慈化禪寺碑

皇慶之元普蓮宗主明照慧覺大師慈昱書遣弟子嗣
瑞嗣泌敘南泉山大慈化寺爲臨濟十三世孫普庵印
肅所基以勝國乾道己丑示化旣累謚矣至皇元大德
庚子實百三十一年昱再爲之請謚于朝成廟制可卽
以其年大德者加舊謚寂感妙濟真覺昭貺之上其褒
其德無以侔大視昔八字猶燭火之當皎日黯不輝矣
又敘寺火于至元壬辰之春主僧去之府縣具僚合諸

山高德請南源山廣利萬安正叟禪師紹中經理其廢
四年乙未昱始繼席循復完矣當是加謚之歲再火再
繕治之踰紀乃成且錄劉必大爲國博應奉翰林文字
翰林修撰提舉湖廣省儒學所撰加贈大德禪師萬佛
寶閣圓堂普蓮堂普度橋袁土趙璧之橋墩吉士宋處
仁之昭烈廟與立仰山太平興國寺佛鑑大師希陵之
壽山慈化寺與主南康開先寺了萬之天竺圓通殿及
昱自爲高麗金字經諸記丐燧曰以是爲迹銘之寺碑
爲讀盡卷漫不知位置何地乃詢瑞輩俾圖示之而統

其要寺蓋距州百二十里蓮蕩橫前三門之內對峙二塔儲金字經左右鼓鐘二樓中拱二殿相沓前曰普光明以事佛後曰定光以覆普庵塔次萬佛寶閣雨花堂達本堂圓堂樓下祠武安忠靖兩王武安之爲漢關羽者世則知之忠靖爲五季漢周張翼佐南嶽者則世莫聞廡以周之門左右則東西藏殿儲經三藏自餘齋閣方丈香林書院月臺仍普庵之舊爲大圓堂諸小殿僧寮賓館倉庫庖湑再廡周之凡三重中兩廡皆重屋凡千四百楹南泉之山四環其外盤盤如城天竺圓通與

昭烈皆在寺北黃圃市壽山之間昭烈則忠靖原廟普蓮堂與橋則在州中堂有亭閣廊門橋當隆興吉瑞鄂潭東西南北通塗石墩十四秀江中貫而梁其上有佛閣鐘鼓樓與普蓮各五十楹亦大役也役大財不屈己力之獨其攻金攻木攻石陶冶髹漆彩繪百工無一可後之又衣食其徒多至千人若是其眾也眾則用奢而寺無寸田以自業惟恃昱之言出化行鼓舞作興于江湖西南方三千里地之民最歲施入多至中統楮泉千計者百萬有奇而佐力操畚鍤具薪爨者猶不與存何

修而臻此哉謂普庵澤歟何前乎此學佛之人不能振
舉至昱爲人心服而動趨于事者非直其才致然亦有
道也且人之情能勉志竭力于一燬之後再燬則弛而
怠焉豈不加退規制益侈輪奐益美易曰神而明之存
乎其人其不信乎雖然猶當上求其所自西方之教行
中土也漢唐而下正朔所及有遠踰海國若今者乎星
羅棋錯小而鄉縣大而府州爲佛宮者何啻萬區爲其
言祝除毛髮者其徒又無慮百有餘萬列聖爲制不雜
民版又屢降璽書禁人無侵覬其產驛傳不宿宮物不

儲飲食燕樂不聽肆筵囂雜于中其崇禮而保佑之已
至矣皇上又以司是僧爲正錄者衣食百需取足諸山
虞日繭絲使就困削爲罷黜之歲一再誦經五千四百
八卷天下何啻千藏集祝髮之徒散幣饋食果茗膏燭
之微一出公帑人又別加賜焉是舉天下爲徒百有餘
萬沾浹恩波無有一人或遺也嗚呼昱所以能就事功
與人之風行草靡樂推與者豈不亦乘是機偶是時也
余儒者也文乃儒之一事言之不文則行之不遠昱其
有見乎此遠以求余自非警頽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

原矧余平生未踐其域不啻其味者苟剽而強爲之知終亦膚近而多所謬失爲自欺且欺人以速專門者所疵韓子嘗曰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余知守此故不敢效必大之博洽爲浮圖說探其懷以與之祇屢書其善興而教曰夕祝釐上酬帝力下昭祖德者而詩之其辭曰

普庵肅公僧中之雄由篤其道爲世所崇遇有潦熯爲民祈禱曰雨曰暘罔不時若衆嚮其化爲新攸居日月幾何雲屋渠渠尋復示寂其在勝國八言用褒節惠已

極去世悠遠傳之豈孫猶以哀榮上敷帝闡於皇成廟閔其克孝不斥異代加謚有詔維茲大德表厯紀年不僭誅之其仁立天肅由是名充塞普率雖昱于藍未取日出作室燼餘無田菑畚人以賄來如取寄諸伐材楮山鑿礎窮石百工鼎鼎孰後爾職杵之騰騰斧之矜矜視址視方其直引繩榘以負棟實千四百丹漆之塗如暈斯赫嘗觀有司鉅室責爲有書以徵有罰以隨人將趨事憚貽已勤巧爲避逃猶幸不至于何浮圖無罰與書視所欲爲諾不待呼功成不有歸之其祖于橋殿堂

必字以普倡其徒千釋言日宣于以祝釐天子萬年天
子萬年期昱孫子有來源源世受其祉

